堂集 六
銘

西堂先生集墓碣銘卷之一目錄

西堂先生集墓碣銘卷之一

善山府使趙公墓碣銘

嗚呼此吾友嘉林趙和中之藏也和中之賢可書者多矣余獨叙其行誼爲詳次及其政術以表于墓所以擧其大也始和中之考拙脩先生有痼疾數十年和中晝夜伏侍自飮食藥餌以至按摩爬搔靡不身操其勞及先生病革斫指出血以進值隆寒扶瘡居廬夜不就寢諸從責以踰禮則曰死自有命矧有一子承兄後即死亦無恨比葬毁甚幾不全季父忝判公勉使遊心奕棋滲泣辭曰雖病其忍與平人同乎

先生遺稿多散逸力疾搜討手自書之卒能就剞劂
俾大行於世以其餘力并刊叔父司諫公封事先山
之在高陽鎭岑者又皆樹表埋誌勤勞匇憚切以告
訖一家稱其孝誠两叔毋年高寡居奉養視所生月
輸粟餙獻衣率以為常有姪親皃早孤行乞憐而收
養及長為之娶婦旣又為之置田舍凡農具器用無
不備俾奉其先祀聞者為之感涕遠近族黨待和中
擧火者常十餘家其在外邑必以庄穀輸貧族及舊
要有差至臨終亦然其好義之心至死不已和中少
孤家貧旣免喪卽就高陽先墓下躬自力穡勤苦十

餘年卒興家業而能不吝於財施之如不及此陶朱公長子所以不忍以金易弟命者和中於是乎為益賢也又能推親親之義以及於人其葢善山有金烏別將死於鎮屬邑皆恝焉和中獨惻然致厚賻及棺材又遣人治其喪卒以柩返于京其老母及妻兒至今語及和中必泣下義城民十餘口稱以先世逃奴婢所出有自歸者和中曰事久遠難明拒不受隣居者地窄欲得隙地即劃界無吝色此於和中固為小節然今之人果有能行之者乎平居以孝悌廉謹飭其躬以豪奢饞逸戒諸子性雖和易善恕然於朋友

喜面規其失人有告之以已過則勇於擢謝此其濡
染家庭者又豈無所自而然哉和中始仕爲四山監
役陞掌樂院主簿由司憲府監察出監奉化縣時荐
衰倅吏縱民病幾不爲邑和中治數載衆弊大革遂
爲完邑吏閣及壖源閣年久將圮又脩而新之民不
知有鉅役及歸追思碑之除司僕主簿轉濟用判官
拜梶山郡守地僻而事簡日與儒生論文訓以行誼
閭抄士大夫子女過時未婚者數十人官備諸需勸
使嫁娶自是邑無怨曠當肅廟幸溫自上供以至蒭
燎百應皆辦於行在所以省轉輸傍邑民亦稱其惠

居四年棄歸授掌隸院司議掌樂院僉正除仁川府使府濵於海官用皆責漁户蔑鮮不繼則代之以錢逋債既多浦民不能支稍稍渙散和中至則蕩滌宿逋以安集之民頌德久而不衰遷拜漢城庶尹銓地以善山多積弊俾往釐之前倅猝遷倉儲多縮不發將同罪和中曰交承兄弟也豈可畏罪而爲許乎多方彌縫終以無事人稱長者府城外有大川每夏水盛潰決民田數千餘頃即鳩材雇力築長堤以捍之養樹木之在堤上者歲周蔚然成林自是水不得爲害廢田復起府舊有蓮池爲勝觀湮廢蕪合又增濬

而蹝之池復舊觀蓋其爲治以約己節用爲先故所
莅囹圄常溢有所興作不煩民而有餘力夫居于家
而行誼可稱仕於朝而政術可紀作人如和中詎不
謂備哉和中諱正禮其卒在乙巳至月某日距其生
甲辰得年六十二拙脩先生諱聖期考曰時磬官郡
守贈戶曹叅判祖曰希進官掌樂院正贈都承旨配
曰全州李氏義禁府都事尚元女是爲和中父祖三
世若妣和中初娶郡守朴壽彪女生子明淵出後伯
兄正儒後娶南宮㝧女生子明源側室子二人幼明
淵三娶縣監洪禹偁朴弼賚女無育尹淳敎女生二

女明源亦三娶縣監朴樞都事柳光廷女無育鄭運
升女生一女余與和中交至厚和中沒余以辭哭之
曰昔李習之述陸歙州以爲公佐之道如膏雨之雨
于海旱苗不沐其澤今和中之道雨于四邑而不雨
乎一國盖重惜之也今明源不遠數百里纍然縗服
訪余竆峽托以記墓之文謹据林君光弼所爲狀序
次其大者如右系以銘曰
行誼之篤有如和中而神不福年不耆艾六旬促知
和中者惜之才術之美有如和中而人之畸位不公
卿屈爲吏不知和中者亦惜之百代之下讀吾銘而

生信心者其惜之也當無知與不知之異

羅州牧使鄭公墓碣銘

鄭爲東萊大姓自麗至本朝簪組相望不絶其在中廟朝有諱光弼號爲賢相秉史筆者旣紀其事而學士大夫無不誦其名再傳而諱惟吉諱昌衍仍父子爲相承其後者刑曹判書諱廣成生禮曹叅判諱萬和寔有二子長諱載海官兵曹佐郎贈吏曹叅判次諱載漢有志行早沒號寒溪山人公諱復先字陽仲佐郎公之子而後於寒溪公妣安東金氏節度使逸之女所後妣慶州李氏掌令慶果女也少孤受業於

藥泉南相公聰穎絶人不待課督而文藝日就丁卯
登司馬戊辰除義禁府都事不就己巳復除掌苑署
別檢是夏仁顯王妃遜于私第吳公斗寅朴公泰輔
諫死殿陛下公夜起彷徨不能寐朝而棄官歸鄉甲
戌壼位復正公爲冊禮都監監造官以敦匠勞陞爲
掌苑署別提移刑曹佐郎都民服其公明不敢輒犯
禁辭遞歷禁府都事工曹佐郎還戶曹佐郎多管要
務老吏咸爲之心死除平壤判官未行而見仍陞正
郎丁丑除全州判官治大有聲括漏案之田無名之
稅悉報罷吏患公剛嚴故縱死囚以動之上命勿罷

至戊寅始觧歸大臣陳公治績上曰爲其親之病也
不強其還今宜仍前任公不得已再赴繡衣上公治
行甚悉以貢賦有逋寢其賞庚辰差常平郎鉤校巨
細悉加釐正連除大丘咸興判官皆爲本廳啓留壬
午除陜川郡守治以静謐政平訟息入爲漢城庶尹
遆爲恵局郎上録當世循良吏名以代柱帖公與伯
氏觀察公并首列焉丁亥除礪山府使因事罷戊子
關東有量田之役大臣啓公名别叙差從事官藉公
才敏事以克辦原州缺守道臣願得公上命加通政
階旋因大臣言寢其資而破格差遣未幾道臣遣彈

去而公亦棄歸己丑朝家擢李公台佐勘定量事謂
非公不能善後復差從事既復命除平壤庶尹嚴殖
貨之禁唯以節浮費杜奸欺為務儲偫之豊為近世
所無忤方伯意棄歸仍居下考巡撫使上公治行有
賜馬之褒再為常平郎除光州牧使州因數適百弊
俱滋公爬擳整頓規模井井歲飢列邑控訴營門文
牒旁午公唯取糴穀之遵法留儲者及官儲之節用
有剩者抄飢分賑卒乃無一民捐瘠道臣取道内獄
案行查決俾公管其事公鉤覈情實疑者傅生寃者
得伸既歸邑民追思碑之監賑及暗行御史交口啓

其政績甲午丁李夫人憂持制甚嚴不以衰病而弛於禮丁酉除工曹正郎觀察公自湖郡輿疾歸在道而歿公力疾馳省及捐舘哀傷忽忽無生世意有南原之除而病不能赴戊戌除羅州牧使羅大邑又經災歲朝廷選良吏凡三易而歸於公既至未久病益甚欲觧歸未發而遽卒于官舍已亥四月一日也享年六十二柩行羅光全礪四邑之民攀輀而哭者沿路不絕始葬燕岐辛丑還窆原州眠崖村後又移葬長湍治西五鳳洞壬坐之原公通敏精密剛而不劌嚴而能慈處心光明深疾自欺欺人之習臨事無所

依違閨門如朝廷男女八歲令別席而坐有過失未嘗曲貸家不置戲玩之具口不言契券之事不畜姬妾不近聲樂方伎雜術一無所好巫覡僧尼不得入於門每慟早失怙恃省墓必哭讀書有音近先諱輒泫然哽咽事李夫人晨昏定省不失時病則身操藥餌必先嘗而手進之有所須雖至難者必竭力致之李夫人雖性嚴感其誠孝亟以稱於人事觀察公如嚴父有事必禀出入必告在側未嘗設惰容着書數行俱下字學甚精平側清濁無一或訛雖莅劇邑苟有少隙讀書每至夜分爲文操筆立就長於論說曉

然明白嘗爲金吾郎鞫重囚運毫如飛朴晩休恭尚徐晩靜宗恭見而歎賞惜不置記注之地歷職内外凡百施設皆有條理先事隱度未嘗倉蹙不急近功唯務實效不喜變更必脩明舊典常誦曾論節用愛人之言終身佩服事上官甚謹而若有違法害民者牢執不從聽事之時牒訴盈庭而口授手判未移晷而案如洗久獄端緖繁氄而一見盡得其情雖在紛偬之際字畫之差銖兩之奸過眼輒識束吏甚嚴而不大聲色必先教而後罰以是在官而事無不擧既去而聲績益彰亦能隨地弛張在全州平壤則專尚

剛嚴陝川則莅以清靜光州均用寬猛惟其深識治體故能不拘一偏盖公於政術天得也雖他人效之終不能逮在昔西京文宣之間專尚吏術故漢之治後世無能及近世守牧多不實遵風教凌夷未必不由於是嗚呼安得如公者布列外藩俾活垂死之餘民乎淑人連山徐氏郡守必成之女天性寬厚和順奉先以誠飭身以儉急困喜施有古丈夫風生先公三年沒後公八年丁未三月二十日也葬祔公墓凡擧六男二女錫圭生進延安府使娶進士徐宗魯女生一男一女後娶尹世彦女錫老娶進士尹擇女生

三女後娶叅奉趙輝璧女生一女錫疇娶判決事洪
萬脈女錫遠娶牧使金宗行女生四男二女錫耆娶
右議政沈壽賢女生一女後娶南祥麟女生一男一
女錫耉娶都事趙明彬女生三女長女婿尹東源掌
令生一男一女次女婿李錫禧生員生一女銘曰
鄭故多賢比多良吏至公兄弟厥績尤異公之政術
綜核精緻如刃發硎若錐之利善吾春煦奸必草薙
不嚚不嗔民愉吏惴謳騰旣歸賡謐始至雄才之優
隨地張弛寬猛異施亦臻于治繡衣有啓代柱有記
凡玆上下咸歸厥美公治有本在家而理閨門斬斬

儼若官寺旣孝于親飭躬以軌屋漏雖隱亦莫之肆
世誦公才無間婦稚其孰知公篤行君子胡用之闕
胡疾之祟尚有令譽不俟高位吾銘不信請考于史

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柳公墓碣銘

公諱重起字聖瑞文化之柳皆以麗初功臣車達爲
祖其後有諱公權官集賢殿大學士諡文簡入我朝
有諱蔓殊官左贊成有諱洙官左叅贊策靖亂佐理
两功封文城君此其尤顯者也自文城五傳而至漢
城判官諱諲贈左贊成生黃海道觀察使諱景緝贈
吏曹判書生副護軍珅贈户曹判書娶全州柳氏贈

户曹佐郎愃女是爲公之考妣公生三歲母夫人造綿袴以着公曰汝宜無寒而汝妹可念公方吮乳即下膝自解其袴曰願以此與妹母夫人撫其背曰兒能已知友愛亦大奇至六七歲教宕不羈監司公激之曰汝不喜讀書宜令汝母織布公曰織將安用監司公曰人而不學當充軍納布公應聲對曰丈夫當爲官捧布何至納布監司公大笑八歲遭丙子亂奉母夫人避兵每自炊飯以供朝夕嘗大風雪所次隅舝有婦人新産氣將絶公即取槖中飯以救之其母謝曰童子後必大貴弱冠攻文旣發鮮輒屈於會圍

發憤欲投筆姑夫李公泰淵知公器骨異凡赴隋城
携以自随勸從武擧監司公亦不得已許焉己亥拜
宣傳官陞通禮院引儀癸卯除求禮縣監金公佐明
與語異之謂陽坡鄭公太和曰柳某日後可大用也
乙巳擢庭試訓鍊大將李公浣即啓付軍門職舊例
軍兵須料分委各哨將官每患煩擾李公欲試公能
一營須料并委公管氏時而了李公深器之丙午由
備局郞出爲光陽縣監旣遞復爲備局郞兼內乘庚
戌除都摠都事陞經歷出爲草溪郡守廟議以公才
望宜爲將領擢拜礪山營將入爲禁軍將乙卯除堂

上宣傳官兼禁軍將連除龍川府使瑞興縣監金清
城錫胄爲精抄大將凡所施設多以委公輙啓留之
丙辰超拜黃海兵使己未以沁洲墩臺監簿勞陞嘉
善階仍拜副摠管御營中軍復連除定州牧使永興
府使金清城爲御將又啓留不遣辛酉丁外憂持制
不踰禮甲子由副摠管除全羅兵使金清城又筵白
請留卽除禁軍別將訓鍊都正乙丑拜京圻水使丙
寅移拜三道統制使己巳時事大變公不樂在京求
出爲長湍府使既遆遂退居先塋下有終老計甲戌
更化卽拜摠管領相南公九萬以公首擬捴戎使爲

不悅者所厄時議惜之除春川府使公以軍兵都案
皆在監營歲抄磨勘亦由道臣防禦使徒擁虛名遂
啓請變通又請按烟臺舊址一一復設嶺東九邑特
許文武交遞軍兵工匠之納布京衙者幷屬本府以
爲論軍賞備戎器之資廟堂將覆啓許施監司怒初
不關已力沮之事遂已丙子以廟薦除捕盜大將已
卯有科獄在囚者皆巨室子公按治盡得其情實爲
諸囚所怨嫉至庚辰乃有蜚語搆公謂囚人爰辭發
告試官行私狀而捕廳刪不奏於是獻納魚史徽啓
請拿治兩大將獄情幻譎禍將不測公先已爲南兵

使遂𢃄拿入京要於路動以死生禍福者相屬也公奮髯曰吾於白首之年其可欺君陷人以取富貴乎遂據實直供而金吾反謂公誣罔直勘以邊遠定配公遂得義州壬午因赦見宥叙付軍職己丑以年過八十陞嘉義又曰大臣言特陞資憲拜知中樞府事都摠管大臣引成衆故事請陞品加資又特陞崇政己亥爾廟入耆社推恩陞崇祿庚子八月考終于正寢享年九十二訃聞輟朝二日賜吊祭禮葬如儀以其年十月葬于春川南面君代谷丑坐之原公天資沉毅嚴重喜愠不色形終日端坐未嘗設惰容平生

不飮酒不近聲色性至孝語及先夫人必泣下沾襟常語家人曰吾於先君子幸得逮養亦甞推恩而唯吾母不幸早世未致一日甘旨之供此吾至痛追報之道唯在祭祀而已凡祭需別儲一庫前期數日正衣冠危坐爲俎閒奴僕亦澡沐各執其事自洗滌烹飪無不親檢及薦孺慕不自勝先墓在東峽每俗節必躬往往必痛哭終日不以篤老而或廢推以至於友愛季弟而營室以處樹表外塋而助祭必豊凡公所行多人所難及者居官廉謹吏民不敢欺所居陋獘或勸改營則曰吾祖淸儉能安此室吾若廣之忝

先大矣且高明之室人所難保不如以此相傳也夫
人新平李氏通德郎灌之女性温良事親以誠奉祀
以禮生後公五歲歿先公十一年葬祔公墓有二男
五女男長澔次濟女適士人俞震基閔鎭普金世柱
鄭立先李元輔側室子三人涑淀泳淀武科郡守澔
二男世模進士廷模女適正言李日躋進士徐敏修
濟三男弘模遠模惠模女適朴師先閔鎭普一女適
李昌朝金世柱二男應曄應弼李元輔二男奎臣奎
賓女適叅奉申曙黄益源涑子應模淀子俊模女適
進士崔錫温泳子文模翼模世模子熳奎進士廷模

女適金柱殷李日躋子昌孝昌友徐敏修子趾德余
嘗因徐觀察命淵聞公事行甚熟今世模介徐觀察
謁余銘不敢終辭按狀序次而系以銘曰
其身雖武其行則儒嚴以御家儉以飭軀終天之痛
在少而孤省我樽罍視我庖廚既脩既薦淚交于鬢
在公翼翼乃績之殊推其廉謹吏化民愉視世之人
規步矩趨省私多愧外腴內癯履德不疚孰如公乎
墓門有銘以戒樵蘇

守忠清道觀察使李公墓碣銘

肅宗三十年甲申五月九日忠清道觀察使李公以

疾卒于營享年五十以其年八月二十六日歸葬于
果川鵲峴面癸之原從先兆也公有敏達之識剛方
之操世皆以公輔期公然公喜論事切直以是不得
久於其位甚至擬長薇垣者十年而竟不用唯藩臬
外官則或特旨起擢或以副擬而授之蓋公之見重
見踈皆以有讜節也計公立朝前後二十餘年後公
而進者多至卿相而公獨偃蹇不偶人多爲公嗟惜
乃公獨以爲官已顯矣宜退而不宜進甲申元日子
弟晨候公倚枕言曰自古從官者每以不盡酬報爲
言至老乾沒以招鍾鳴漏盡之機吾今年滿五十自

此息官庶償宿志爾望惟在汝輩力學無墜家聲公
始自號盤谷至是改號知非子而公遽以是年沒人
謂讖也公諱德成字得甫定宗大王子德泉君厚生
即其八代祖也曾祖諱惟傑同知中樞府事贈領議
政祖諱景稷戶曹判書贈領議政諡孝敏考諱後英
贈吏曹參判妣昌寧曹氏工曹參判贈吏曹判書夏
寧君文秀女公八歲喪父母育于季父西谷判書公
正英金參判始振素有人倫鑑見公於西谷第拊其
項曰此兒他日功名不減謝車騎公自以身世伶仃
勵志劬學蔚然有聲士友間丁巳擢司馬壬戌又擢

文科選隷槐院爲副正字兼春秋官記事官與修顯
廟實錄移議政府司錄嘗爲假注書記注該敏廷中
屬目後以副擬見授在是職罕有是例云癸亥除義
禁府都事用國葬董役勞陞成均館典籍歷工兵曹
佐郞爲司憲府持平遞爲司諫院正言諫疏略曰殿
下樂聞之德日以益衰自用之病日以益長言出臺
閣一切拒塞稍有拂聖心而犯權貴者輒張皇批旨
加之以忘君負國之罪苟有如汲黯多慾之言朱雲
借劒之請復進於今日誠恐首領之不得保是以言
路杜絶士氣消沮顧立殿下之朝者非患失鄙夫即

巽軟含默之徒國欲無亂亡得乎仍極言相臣敘銓
長李翊事上峻批不納出為順安縣令數月坐微事
罷叙拜兵曹正郎移正言論憲臣誤停金重夏按律
之啓嚴旨特遞丙寅為持平論張炫親昵逆宗流竄
未久遽放還實有千金不死之力宜除名譯籍使嗜
利無良之徒不得来往異國又言近聞禁中得怪石
為造孽具伐石東郊此雖細玩實為喪德之漸况今
艱虞滿目正宜警動憂懼今乃役心玩好甚非所望
上為之嘉納又言宋朝将臣楊沂中輸致怪石於酒
樓為御史所劾臣適見訓将申汝哲馱致異卉於家

身佩重寄値時多艱不宜留心異玩請加 責勵汝哲
方入侍為之竦然既遆還拜曰入侍前席啓言竊聞
禁中有營繕而輸材名匠必於早暮不使外人知之
殊失廣大光明之體且今灾異屢見民生困悴留心
土木尤乖脩省之道願亟停罷上色不悅諭以傳聞
殊失實已又教曰先事陳戒實出憂愛公又言近日
掌試者間有浮躁輕淺之人言語不愼衆鬨滋多自
今主試宜擇公正愼重之人以嚴科場又言圻甸關
北失稔請停內司推刷以紓民急并不納遆拜兵曹
正郎出為京畿都事因檢灾過衿川見路傍有市民

塚樹設踰制公惡其僭命吏剖破僬人之親愛者有
錦襖不敢晝衣衣以夜公取而投諸火慈懿大妃玉
冊燬而改造公承命寫進上奬其筆法精妙命加通
政階以資未準改命除準職爲司僕寺正屢擬亞長
輒靳授萊伯告鈌廟堂難其代上特擢拜公曰剛明
風力足爲遠人所憚時館倭潛市狼藉而游貨匿奸
無能發者公至卽擿發以法誅之又以犯禁之倭當
同律爭之甚力館倭慴伏相戒無犯公令已巳時事
大變公不樂在官移病觧歸歸槖蕭然家人至不得
見一南物除海州牧使強赴旋遆甲戌上亟悔前日

事命亟復中宮位數三卿宰以節目為疑欲疏請公
貽書極言其不可臺臣又有以書問公者公答以舉
國臣民皆仰日月之更更有何議聞者韙之除兵曺
叅議書進御製小學序又書獻陵碑文受皐比廐馬
之錫乙亥薦授義州府尹歲飢無穀請發江都米以
救民疤疏上準請公在灣食不貳當無大賓不設樂
曰吾民飢吾何心享此四境聞公臨賑以誠繈至相
屬所全活以累萬計坐事罷叙拜掌隷院判决事移
兵曺叅議出為黃海道觀察使黜陟公嚴不私親素
每禱雨山川悉屛侍妓處小軒齋心得雨乃止朝家

以歲㐫令去軒蓋會公將迎北使相臣言不宜於異
國所視全沒儀貌公從之坐是削職叙拜承政院同
副承旨論宰臣趙亨期受北米時謬行謝禮為損失
國體遠竄羅叙為禮曹叅議時議復端廟及愼妃公
疏言茲事至重宜令百官庭議納之以冬至副使赴
燕旣復命囘購書事坐罷叙拜刑曹叅議出為茂朱
府使治尚儒雅士風為變陞拜江原道觀察使以諸
邑水灾請蠲民役又請罷宮庄折受上并許之秩滿
入為判決事刑曹叅議為承宣者三為騎省亦三皆
移疾免嘗扈駕西郊見枑梐不嚴士馬雜遝杖治訓

局隊校後數日上幸南館軍行甚肅甲申拜忠清道
觀察使以病辭不許及陛辭上面諭公曰卿屢試方
面何待予飭厲唯是海防事甚可憂卿宜留心講畫
所隷海郡有舊牧場許民耕久矣至是復屬太僕公
言無此場馬政猶擧請損以與民以追先朝美事不
報公行縣病劇旣還營上疏乞解職有生渡錦江之
語上命該部禀處未及覆奏遂卒訃聞特教矜愍令
本道護喪事吊祭如禮公少而英鋭長更矯揉斂其
鋩鍔爲莊嚴敦重充篤於內行每痛早孤聞人有高
年父母輒爲之羨悲遇年與親同者厚遺食物以禮

之爲伯兄早世築室其苐之側凡祀需皆自家而辦事丘嫂如母嫂沒則拊恤其子婦踰於子婦弱冠營還父母及伯兄墓家無一僮尺布而訖事無闕在萊州嘗夜飮酒酣語賓僚曰吾以孤露餘生受國厚恩享有雄府深有感於子路列鼎之語仍泫然久之在庠莫不感泣奉先無昵遠德泉君廟在湖西公旣按道即謀重新前卒之一日猶命吏督工措置有方事西谷公甚謹在外邑分俸月致於夫人每語人曰生我者父母育我成我者季父季母也自姊妹至遠近宗族待之皆有恩意恤其貧而救其婚喪窮鄰寒族

歸之如家然公猶自謂吾聞白軒從祖之居官親黨
食公祿如其祿吾儕惟於外職堇辦此其有愧於家
法多矣子弟於冠服之節拜跪之禮少不整飭輒加
嚴責每誦孝敏及伯氏居家善行朝夕勉戒葢二公
俱以孝聞朝家旌其閭也公所居林園幽勝客有言
宜蓄怪石以添清玩公曰吾在外藩地雖有産不以
取來以吾曾諫聚怪石在君則諫之在已則爲之其
可不可也在萊州西谷夫人要送柑子夫人有自出
之居椒掖爲其求而求之公知其意竟不應此在公
雖爲疏節亦可以知公自律之嚴也公娶南陽洪氏

禮賓寺正錫龜之女育三男二女男長真源進士洗馬有才行早沒次真淳文科叅判次真洙文科承旨女長適直長徐命純次適某德壽少而獲習於公又與洗馬兄弟遊相好今叅判出按關東臨行托以公隧道之銘義有不可辭者謹按狀擧其略系以銘曰

剛明之褎藩維之寄謂聖主不知公不可也後來者居上有言則逆耳謂聖主知公亦未可也官位高下固當歸之於命有蘊莫施又孰司其柄有屹茲石公跡是載誰爲過此而摩挲者其必臨文嗟悼有感於君臣之際

司導僉正尹公墓碣銘

延曙驛西新寺洞有戌坐辰向之原爲故司導寺僉正尹公之藏公之卒得年六十二其葬之歲在己酉九月某甲公爲人恬靜簡約不喜詡詡馳逐鄙悖之言未嘗發於口干求之辭未嘗及於人公退則隱几看書門庭閴然唯於酒後開懷談笑真態藹然而亦中有所持未嘗隨人淋漓歃吸以喪威儀家貧朝夕或不繼而晏然不以爲意其爲人如此丁卯擢司馬第二名泮儒唱牛栗復享之議公從人望爲寫疏運毫颯颯如飛座中皆屬目丁亥占別試初試赴殿試

公文已入彀以有違式見拔己丑除健元陵叅奉還
司饔院奉事尚衣院直長司導寺主簿移義禁府都
事刑曺佐郎陞正郎上有恤囚命俾議大臣公執筆
就徐相公宗叅每判讞徐公多以問公恩亟稱於人
曰人有如此才顧乃闕一第豈非可惜丙申出監堤
川縣適當温泉行幸凡諸供億舊例皆徵民間民固
爲病時又方農公乃悉心措辦不以煩民忤監司意
坐罷叙拜義禁府都事以嫌遆除翊衛司衛率移刑
曺正郎還常平郎出爲金堤郡守又以嫌遆除司憲
府監察移工曺正郎出爲杆城郡守以忤時議貶罷

敘拜內贍寺主簿移工曹正郎旋除青松府使不赴
連除刑曹正郎司導寺僉正出守旋善郡郡在荒峽
土瘠而賦重公多所釐革舊例有户役至秋必查實
數吏緣為奸民以為苦公命招各里長使自首見户
此舊增衍而無搔撓之弊民大歡稱便以己酉七月
二十三日感疾卒于官此公歷官始終也公諱志益
字季受其先淼原人遠祖松碑仕麗朝為銀青光祿
大夫兼東北面都指揮使入我朝有諱碩輔官弘文
館直提學號燕山朝以直言流配以卒後選清白吏贈
吏曹叅判於公為八代祖曾祖諱有吉平昌郡守贈

户曺叅判祖諱遇丁司憲府掌令贈吏曺叅判考諱
叙績户曹正郎娶羅州朴氏江華府經歷世基女凡
擧四男公其季也每慟早孤遇忌必澡浴齋居以致
如在之誠思其所嗜務使腆潔在旋疾已革而猶以
享具之或未致精為意眷眷戒飭諸子諸兄俱没只
有一妹公友愛甚摯日必往省仲兄二子在齔撫養
教誨俾有所成立尤謹於内外之別雖姊妹至親之
間未嘗同席而坐至於子女幼稚者亦不使其雜坐
無別其訓諸子則輒戒以勿妄交遊勿妄出入儒宮
曰處此末世苟無明的之見不必隨人言議又曰凡

為子弟者當以行檢為先余觀福祿之家皆有行檢此不但為門户之光實為福祿之基又曰世或有害人而自利者然其所以欲害者未必害於人而乃反自害於身此最當戒子弟或是非人物公曰言人不善當如後患何不惟於子弟為然他人或有談及人長短者公若不聞也者不與之酬荅居官一以慈諒人或規以末俗非刑難化則公輒笑曰人心不甚相遠吾所不忍為者彼豈忍為之况人性有能不能過加刑杖以立威沽名吾所不能也公娶温陽鄭氏通德郎純陽女生四男二女男長敬夏次敬殷出後族

父志一次敬周文科未仕次敬明女長適縣令李思
胤次適權攝敬夏有二男長衡國明秀有俊才甫勝
冠而歿次恒國敬啓有一男彥國敬明一女幼權攝
三男一女幷幼余與公少而定交晩又接屋而居其
遊益無間公今先我逝矣每過公門庭松階菊景色
依然輒興桓司馬西州之感今敬周衰服訪余於峽
村托以公墓文抆涕而為之銘曰
尹籍桼原祖松磾直學直道遺時擠掌憲貟外位俱
低公又卽潛理卽奚出撫杆旌曁二堤歸日吏民卧
路啼恬靜自守謝突梯環堵蕭然甘莧藜公有良誨

痛兒迷尚克籍是行遺褆紀公行治墓石題孰為来者俾有稽

贈吏曹判書權公墓碣銘

權公斗璿字汝運安東人㫤祖幸佐麗祖官太師太師之後文清公昍文正公溥正獻公煦仍三世相麗入本朝有諱嵭仕端宗朝為集賢殿校理光廟登極托疾不仕肅廟朝命旌其閭贈官冢宰謚忠肅公之七世祖也曾祖諱絜好學與成李兩賢友善栗谷秉銓勸之仕不應竟以處士卒祖諱鑊承旨贈吏曹叅判光海時在槐院斥奸扶倫丙子和虜後遂絕跡京

城世高其志採考諱堣文科禮曺叅判妣達城徐氏
達城尉景霌女公白面豊頬風度峻整有智慮膽畧
凡事有疑晦衆不能决者公徐一言以定衆皆帖伏
閉門讀古書不喜與人交其有交必盡其敬禮然見
其有不善輙不與之交半語人皆嚴憚之叅判公嘗
赴燕以公自隨公年甫勝冠矣然其持身簡重處事
明正衆譯皆歛手不敢干以私凡山川夷險防守機
要必詳究而黙領至於罷眼玩好一無所求叅判公
素愛重公至是尤奇其所為孝友篤至以不及事毋
夫人者事伯嫂終始無怠叅判公病疽甚危公為跪

吮之及喪哀號隕絶人不忍見制闋當析産公哭曰
三年之纔迄奈何遽議是事家人莫不感泣與伯兄
僉樞公仲兄司諫公接屋而居朝夕省候不以祈寒
盛暑而或廢也文藝夙就筆法亦遒媚深得松雪遺
法其卒在辛酉五月五日得年二十九噫其短也配
海州鄭氏左叅賛楹女聰慧婉順甚得婦道屢舉子
女皆不育以僉樞公第二子益淳爲後益淳文科大
司諫以曾秩視二品又叅奮武原從功再贈公職至
吏曹判書兼帶如例夫人從贈貞夫人公與夫人始
葬楊州別非谷而別其塋己酉五月并遷兩墓合窆

於廣州新峴庚坐之原大諫初娶龍仁李氏右尹世
晟女生一男一女男在衡進士女適沈鑰後娶全義
李氏士人潤德女生一男一女并幼在衡初娶坡平
尹自敎女生一男絅生員後娶全州李昺齡女生二
男長絢次幼絅娶黃州邉致殷女生一男一女并幼
僉樞公諱斗相司諫公諱斗紀公於吾先君爲姨弟
以其早沒也不及瞻望顔色今大諫公追記公遺事
俾爲公識墓之文夫以公才行不克少見於世卒又
無一子以尸後觀大諫公所錄鄭夫人臨沒之言令
人飲泣不忍再讀然兄弟之子猶子公固無子而有

子矣諸孫又多秀好安知公不食之報不於是乎在
也是可以勸世之為善者歟銘曰
宜騁而局志隨命促有幽其坎有埋如玉仁人尚衰
禁厥樵牧

贈吏曹叅判李公墓碣銘

公國姓太宗大王第二子補始受封孝寧大君卒謚
靖孝靖孝之孫倧封栗元君以副元帥討平李施愛
策三等勲卒謚襄恒襄恒孫蔚始仕為龍岡縣令贈
吏曹判書湖陰鄭士龍銘其墓三傳而有諱瀣官慶
尚左兵使公之曾祖也祖諱尚淵官判官贈吏曹判

書考諱經漢有才行早圽後贈左承旨妣達城徐氏
監察贈叅判逌履女公諱夏齡字大叟天性溫柔慈
良喜怒未嘗形於色辭苟非義也一毫不取諸人亦
不與人較挈得失判書公嘗宰尼山公兄弟俱受業
於尹龍西元擧龍西甚器之早嬰奇疾足不窺户外
其平日所爲無少槪見於世然公内外甚飭十五而
孫事大夫人以孝公之外黨多在抱川公每邀致留
連務以娛悅大夫人意教子姪勤勞勿憚大小科甲
前後繼出鼈公成就之力爲多癸未正月十六日卒
于靈光享年五十九以其年三月窆于同郡丹芝洞

癸坐之原距判書公墓十里而近配咸陽吳氏承文
正字添慶女天姿端貞治家有法度養舅姑奉祭祀
皆身親任其勞宗黨歸孝焉平日每以不識父顔爲
至恨及遭天崩之慟廬於墓下毁戚踰制未禫而沒
乙酉二月二十二日也享年六十一用四月祔葬公
墓去正字公墓亦不過一息之遠有二男三女男長
重觀文科承旨其贈公夫人皆由重觀貴次重益出
繼叔父衡齡女長適尹淸敎卽龍西之孫次適柳綱
次適洪豨衸進士重觀娶庶尹沈尚爔女有五男省
吾養吾敬吾命吾相吾相吾出繼從父重震庶女二

人并幼重益娶安汝漢女有三男一女男一吾宅吾
季幼女適林徵憲清教一男一女男東耇女適蔡以
疇綱二男三女男大晋明晋女適縣監趙宗裕士人
吳遂恒副提學李秉泰猶袮一男樗都事省吾一男
夭養吾一男四女男得元女并幼敬吾一男一女并
幼余與公同出於徐爲三從兄弟而顧未及識公今
重觀以公墓文見托而其所以狀公者至要而不煩
視世之誇張爲說者其亦異矣余旣喜其如是而又
惜公之賢無所試於世謹爲之序次系以銘曰
事親而能養其志敎兒而俾有所成是亦爲政奚躬

之必榮吾詞甚簡尚不違於孝子之情

戶曹正郎尹公墓碣銘

我東大姓無出坡平尹氏右者蓋自重大匡莘達賛麗祖定三韓其後愈久愈昌若前朝之文肅公瓘本朝之昭靖公坤皆有勳庸光于史牒又其後有諱昌世壬辰倭難倡義討賊卒于軍贈吏曹叅判生諱熻漢城府庶尹贈承政院左承旨生諱海擧蓀德含章終於林下贈吏曹叅議娶延安金氏縣令垕女生丈夫子七人公其第六也諱扶字立汝幼聰敏善記誦未冠而詞賦已有聲又工隷法年二十擢司馬已巳

中宮遜于私苐公遂停赴舉至甲戌壼位光復始赴
舉中慶科解額及殿試以違暑不入課次柳相公尚
運惜之即補義禁府都事當親臨訊囚公進退詳敏
上顧目之顧侍臣問其為誰柳公判金吾每奏當必
要公執管運臂颯颯如飛柳公莞爾曰惜不處鰝頭
下換童蒙教官闢書室以待来學者教授不倦陞義
禁府經歷官改矣學子猶不去後多成名者歷尚衣
別提轉户曺佐郎兼訓局郎每捧軍餉倉吏逐石扱
取謂之看色注米不泛斛則取羸納米者并斛外溢
墜而聽於官公擇舊升最小者削而用之斛止與四

隅平而不取其贏納穀者頒舊所未有除大丘判官不赴旋除恩津縣監海民定日納生魚魚不中尺不捧沿浦月有六虗官征其稅商船入浦亦必有所納吏胥緣侵漁民久以為病公歎曰文王之囿不百里且與民同之豈以江海萬里而官獨專其利乎悉罷去之又減所納魚不問其大小秋穀且登場矣田政久無令民牀之一日命駕出野遴吏數十自隨分籍授諸吏曰致民䂓檢田不均者罔汝貸一時遍野指顧而了隨即徵卷又日昜方行吏不測所為於是灾實無僞而賦役以均民始嚾曰有是哉我侯之政有

傍邑倅問其術公曰檢事失平由吏民同奸今出其不意吏與民莫相及矣傍邑倅亦以其法行於其邑其邑民謂恩民曰我之庇翳甯佚之恵也夏旱公虔禱城隍甘雨霈然壬午冬見忤亞使考適父老擁路泣送既竪碑寓去思又磨崖鑱公名以示久而不忘叙為户曺佐郎陞正郎兼金寳改造都監郎工汔命陞叙出為醴泉郡守民有骨肉訟田者公不析枉直并加榎楚為陳人倫而遣之明日来謝曰非明府幾陷不義叩頭而去邑負飛鳳山賓館南有樓號鳳棲地湫隘歲久朽弊公移構於前岡之下有白沙清溪

公暇日肩輿逍遥於其間旣去有人題詩曰鳳德之
山千萬仞忽看今日鳳来棲鳳飛一去山空立山下
新樓雲與齊其爲人追思如此戊子冬毋夫人疾亟
公刲指取血以進旣喪哀毁踰制杖而後能起癸巳
除造紙署別提移平市署令刑曹正郎出爲溫陽郡
守前守侵用官廩劃民賦以充之事發將抵罪前守
卽前置殿亞使也意公酬嫌黨人乞寢報公笑曰爲
我語無甚恐往事吾已久忘之矣爲掩覆之前倅乃
慙謝是歲大侵公計民口率五日一行米其尤困殆
者處以芰蘧與米加厚及麥而輟民飽以謳不知歲

之歛也衙燬於壬辰改構在猥偪公即其舊址增其
制而新之或以年飢諷公公曰此范文正用於浙西
之政飽民而使之何有乎歲詘募民閑遊無食者豊
其酒食而役之民爭樂趨不日而衙成有老氓携杖
来視歎曰吾邑改觀矣語役徒曰昔年舊衙之治期
年而成今何成之遠也且其時吾亦負石矣腹枵不
能爲相聲今若晝飮而醉食而飽恨吾老不能與斯
役也公既治衙計所餘粟穀百斛錢五百緡買田與
馬畀民之附邑而饒居者俾以田之所收養其馬以
備迎送又置錢穀擇幹吏主之歛散儲偫用助官民

雜調行田官金雲澤怒公不出迎啓羅公莅官一以易弊興壞為志所至奸戢寃伸民不見吏綽有成績然事近干譽亦不屑為曰為吏無譽無毁斯可矣癸卯除翊衛司司禦嘗侍講筵至論語里仁章世弟特顧問公旣辭謝仍進曰聖人之言雖似淺近推類而究其旨深遠夫里之仁不仁若無與於己而君子處之必於仁者其有以也古之明君必親賢人亦猶君子之必處仁里苟失是非之正而所親非賢其為害豈止里不仁乎邸下於此宜反隅而觀之世弟改容稱善講罷宣醞公素不能飮擧爵欲承以袖世弟遽

命之止仍命侍寢就受旨異數也以盟壇衛班㕘錄原從功除社稷署令因鄭亨益疏引義自免歸丁未三月二十三日告終于尼山春秋七十二公善事母夫人母夫人雖多子女而最安於公第比喪念宗家貧而無冢婦以喪有象生之禮請于伯兄移奉筵几躬行饋奠三年彌虔諸兄相語賴吾弟孝得無憾於養生事死事兄如嚴師事無專輒旣沒則盡心送終之禮類多人所難及者推而至於撫恤孤姪嫁娶不失其時歲嘗歉公方在京促裝行曰諸姪必望我來矣嘗過山寺見一樵豎殊不類下賤問知其爲同宗

兒遺家難流離爲僧相輙惻然携歸爲冠其顚俾有
家室輕財喜施予人有寒餓来歸者隨加恵恤或館
于家衣食之不以力之不贍而有所怠也値歲飢憫
耕者勤勞而無所獲不責常租只隨所收多寡而分
之從而自出其賦守庄奴乘民困私與子母穀公覺
之只留其本餘悉還之醴泉時有柄國大臣送書督
其奴婢累年貢公黙然而曰世安有催貢大臣第白
謂奴使自往聽其遠勢利如此公旣懷才不展而其
從蔭仕亦不過四品人多惜之者公輙笑曰好爵峻
銜自有做者况倘来得失烏足置欣戚哉噫此可以

見公志矣配淑人羅州林氏副護軍世温女擧四男四女男長恭教十五而夭顯教彦教俱擢司馬早坊勉教亦進士今官義禁府都事女適郡守宋堯佐判官任適士人李蓋及第書命敬側出一男二女男禮教女為李藻妻季未行顯教娶校理李寅熽女無子取彦教子東暹為後彦教娶孟淑夏女有二男長東暹次幼勉教娶慶恩府院君金柱臣女有二男長東旭次幼宋氏婦二男二女男明欽文欽女適尹得敬次幼任氏婦五男二女男命周聖周女適元景輿餘幼李氏婦二男二女曺氏婦一男皆幼公始奀龍仁

縣西金坂鄉翌年戊申十月改葬其左岡負辰之兆
淑人墓亦遷自同縣泛閑洞祔其左謁余銘者勉教
也銘曰
世喜為圓公獨為方宜其寡諧卒老于郎惟其嗜義
乃得乎天遇飢散粟覩寒施綿行路頌仁矧伊六親
公今人身行乃古人治邑著績特公餘事相世之人
棄義重利兄弟有子不哺其飢傷哉頹俗匪公孰思
僉知中樞府事權公墓碣銘
權為姓麗祖始錫而太師幸實受之因其守而食菜
古昌古昌陞安東府亦以太師故其後繁衍遂為巨

族文清公眲相麗朝文正公溥繼相而正獻公煦又
繼相入本朝執義嚴恬退五十年滿百乃卒其孫節
有文武才事端宗為集賢殿校理光廟龍興托疾不
仕肅廟命旌其閭贈官冢宰謚忠肅公之七世祖也
曾祖諱潔以學行著名李文成公珥勸之仕不應以
處士終祖諱鑊官承旨贈吏曹叅判扶倫斥奸事具
嚴惺被讒錄考諱堨禮曹叅判剛方寡合不待年至
引疾而去配達城徐氏達城尉景霌女內外媲美公
乃篤生諱斗相字汝弼豐貌偉度寡笑與言內務誠
實外刊浮華儕友敬憚不敢以慢辭戲言相加雖綺

紈之長而布糲之安淡然無外慕或勸之仕則曰我
藉先業不至寒飢與其屈首蔭路無寧終老自適視
趨時附勢之徒殆若浼已雖久要位苟顯矣跡不涉
其門乃至赫蹄亦不相通此公之為人也事父母日
三候問客至必有酒食以侑歡終日拱立以備應對
友愛姊妹有所欲必曲循焉有疾病必躬自救護不
怠也己卯叅判公病疽公為吮之及喪哭泣哀戚見
者感歎制闋析産田取其荒瘠僕留其老殘曰吾憐
姊妹諸弟之不能家若吾衣食之費政不須此常曰
人子事親雖極甘毳之奉猶不能盡其情求盡其情

唯事死如事生而已以故每值忌供具必誠必潔至
四節墓祭家廟朔望叅雖老亦不使子弟攝也每誦
叅判公所以訓公者以訓子姪其要不外乎勤儉盖
謂窮達固係於天而在我者不脩專責命於天無是
理也公旣沉屈有蘊不試則其居家行實之可見者
如此而已然嘗聞公每見時象輒嗟惋曰我朝士大
夫孰非世祿之人而背公樹黨不恤國家之憂在數
十年前人材之盛不比近日長老猶歎選法漸乖矧
今官方益紊蔑其才能惟黨之循馴致躁競日盛良
足慨然吾家世守恬靜兒曹宜勿墜失味公斯言使

公而揚于王庭其必能自立頹波不肯隨俗俯仰而
其風猷所發有足觀者矣豈不重可惜哉乙未因筵
臣陳請以侍從臣父陞資通政拜僉知中樞府事戊
戌九月二十一日考終于昌善坊第享年七十七配
全州李氏弘文館副提學贈吏曺叅判之恒女慧而
有禮善事舅姑舅姑稱其賢克相夫子以順以正其
論事是非鑿鑿中窾每戒子姪曰宦達而危辱隨至
豈若守靜而自逸公有媵姬而不萌妬忌之念其待
庶出尤有恩意公弟斗墧早沒無后其配鄭夫人欲
取公子益淳爲嗣公始有難色夫人乃曰同氣繼絶

在義為重愛少之情奚暇顧也其通達事理多類此
與公同年生先公十一年以丁亥六月二十七日沒
壽六十六追贈淑夫人公與夫人之葬初俱在楊州
別非谷丁未并遷舊墓合窆于抱川所屹面松峴丁
坐癸向之原有二男一女男長益文義禁府都事娶
豐壤趙氏右議政相愚女次益淳出繼季父贈判書
斗濬文科大司諫初娶龍仁李氏右尹世晟女後娶
全義李氏學生潤德女女適朴泰漢文科正字側出
男益儁主簿益愼益敏女沈基金補臣益文三男二
女男長保衡娶承旨沈極女次舜衡娶郡守尹夏敎

女并早死次一衡文科將平郡學生趙明復女女趙
重行進士俞彥國孟淳二男二女男長在衡進士初
郡學生尹自敎女後郡學生李禹齡女女沈鎰餘幼
正守繼子民秀郡守女沈鈺進士一衡一男緯在衡
三男長絅生員次絅次幼內外曾玄多不盡記公於
德壽爲從叔其銘之也敢不以實銘曰
洛江沄沄太師濤之惟源之深千里逶迤公載世休
宜大厥施胡不公卿乃困蹇蹇惟其不食歸贏後昆
公後振振以昌以繁策名登朝蔚有其人戮發流祉
其永無極於惟哲媛克配公德徽行卓識迥彤巾幗

松峴莊莊公覡依托刻銘載石膳着其式

僉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參判林公墓碣銘

趙侯子孫自安岳任所具書與南走漢師告德壽曰惟我外王考參判林公寔有簡懿恬素之操亦惟我外王母趙夫人有卓識懿行皆不可泯沒而迄無記載之文吾母用是以為戚每泣以語而慮惟是國恩所豐幸有官俸可捐石既具矣敢以文為請德壽既敬林夫人觀親之誠又感趙侯承志之孝不敢固辭謹叙公官閥行治而繼以夫人事以刻于墓曰公諱一儒字魯叟湖之羅州人遠祖庇事高麗忠烈王官

至上将軍入本朝仍世有名德曾祖諱復承文院正
字贈兵曹判書祖諱快贈承政院左承旨考諱瑞尚
州牧使贈吏曹叅議妣光州金氏叅奉禹伋女公幼
有孝誠牧使公或加以呵責輒終日侍立不敢退解
而後已癸酉中司馬丁亥除穆陵叅奉遷廣興倉奉
事掌樂院直長歷主簿等職出監恩津縣因御史褒
聞賜表裡以奬秩滿加留一年辛丑遆拜户曹佐郎
復出為龍安縣監甲辰丁牧使公憂繼遭金夫人喪
前後居廬六年哀慕踰制容髮盡變除司憲府監察
遷工曹正郎出為咸興判官癸丑又守楊根郡既罷

挈家居嶺東之通川四年而移居白馬上流若與世
相忘者庚申除漢城庶尹辛酉公年滿七十兩子皆
列侍從推恩進公秩拜僉知中樞府事甲子正月二
十日告終于馬江春秋七十四用子貴贈吏曹參判
以是年返葬於咸平先兆而兩夫人祔焉公居官一
以愛民束吏為先而尤尚儉約恒廩之外不以一物
自累曰官物何可妄用入閤見有新器在前輒驚曰
此豈欲持歸者耶嚴內外之限有犯必痛繩不貸言
笑甚簡未嘗以喜怒形於色辭牧使公嘗與季持平
公論及曰居家在官一惟簡約絕無苟且行斯其可

以難也子弟列侍執書論説古今公輙喜閑居用是爲樂時或挐舟載笛往來遊賞始公富於文詞人皆稱爲巨儒而竟屈公車至是掌令公以石城縣監登辛酉謁聖科而留守公方歷敭清華府使公又新中壬戌司馬榮耀烜爀監司守宰及人士之東西者無不造廬而致敬人謂公未食之報於是乎大發公每語家人居如許江山享如許榮光於吾分足矣吾復何求哉前配贈貞夫人朴氏觀察使東說之孫僉知瀗女貞靜婉順甚得婦道牧使公每比之桓少君癸未十月十二日病沒得年堇三十二繼配贈貞夫人

趙氏禮書叅判竹陰希逸之孫洗馬錫馨女姿性高朗異凢兒丁丑亂定渾家自奔竄中將還京弟皆喜甚夫人時年十二獨默然曰旣臣虜矣奚喜之有竹陰公聞而嗟賞歸見外曾祖金仙源公遺像而泣長老聞兒未曾逮事何泣爲對曰唯其未及逮事所以悲耳讀書通古今每於傳紀中見忠臣烈女殉節處未嘗不太息流涕及歸公治家有法菲衣惡食未嘗以自奉爲意而賙人之急則或至傾儲曰財者聚散無常德性一損則終身有不安者矣連喪舅姑祭奠必致其誠潔家内疫熾終不以俗忌而廢饋食之禮

前夫人有子女夫人撫愛均巳出入之見者不覺其爲異腹留守公幼時夫人訓誨甚勤自作文習書以至處事接物靡不委曲指授者擧古人事跡以發其知留守公以道學文章顯名當世繄夫人之教是賴留守公既長猶携所讀書就夫人前論説義旨夫人必喜與之反復其言圓活精確有以發明奥旨留守公每改容欽服盖其教子必以孟母三遷爲法其所期望直在於希聖希賢而不以榮顯爲貴故其恒言曰汝輩目前之榮顯終不如行高一代名垂後世之爲可貴留守公既終身佩服而至其所手錄訓辭則

有曰汝心軟頗欠剛健氣宜常激昂勉勵又曰喜怒不形方是丈夫汝心有所不平輒見於色切宜深戒使人不得窺其際涯又曰吾自省事以来無片時閑過汝終是怠隋可惜又曰汝知識足以辨別事理人之為汝謀亦豈能如汝之自思凡事宜自深思見其是處斷然行之又曰性理之學雖是儒者事然文章未高詞翰凡常亦豈為全才才分有不逮則已才可逮而不自努力烏其可也嗚呼是皆古昔賢人喆士之名言至論也孰謂乃從夫人口流出哉夫以夫人之賢克配公之德宜其篤生賢子以光家國以啓牖

我後學也夫人以癸亥正月十二日終壽五十八疾
革容色愈舒和飭後事甚悉其平日所養又可知也
公凡擧四男四女曰渙掌令曰湜處士曰士人沈思
渾妻朴出也曰泳開城留守號滄溪曰淨南原府使
曰正郎崔寔曰士人梁大家曰贈吏曹參判趙衡輔
妻趙出也掌令一男二女男薰淳昌郡守女適府使
金相勛士人洪晅處士六男三女男薈莊監役著蓍
著登女適士人鄭松齡進士吳大勛崔齊恒沈思渾
繼子漢遇留守一男董府使三男三女男范遴縣監
華女適士人辛最善進士尹明臣幼學金景運崔寔

妻無后梁大家三男四女男夢賚夢協夢巨女適士人李道顯尹東稷李基祥具． 趙衡輔四男尚慶由承旨出守安岳尚禺縣監尚命持平尚行正言內外曾玄百餘人仙源公諱尚容丁丑之亂殉節江都

銘曰

顯允林公秀標孤揭簡儉其操天畀匪勵在家在官壹是不懈馬江一曲清流浼浼荷衣蕙珮逍遙物外夫人來嬪其德克配惟是夫人高朗哲惠范女孟母寔兼寔繼丹山之彥其儀五采克生賢子耀閭瑞世咸平有原祔遵魯制滄溪之歸婦孺亦愛尚知所本

勿毁而拜

通德郎鄭公墓碣銘

公諱錫年字久叔鄭爲東萊著姓久矣至本朝領議政文翼公光弼益大五傳而爲禮曹叅判諱萬和寔公曾祖祖諱載海兵曹佐郎贈吏曹叅判祖諱是先黃海道觀察使妣貞夫人光山金氏郡守贈判書自南女公幼豊頎有鉅人度爲從祖議政公載嵩甚奇之每期以遠大因痘後熱上攻右眼失明旣長手足皆不良運用而耳又聾遂杜門謝絶人事三十餘年及弟錫範出刺善山則公力疾省金夫人於府衙仍

僦居閒慶北村至庚戌夏疾益甁以八月八日竟不
起得年五十四公旣以疾廢其事行無所著然甞聞
公每進見金夫人必拱手危坐聲喏唯謹金夫人悶
其病俾其自安而終不敢改人於父母固有恒敬矣
然常嚴於父而慢於母豈非慈勝而愛偏哉若公所
為其可以警夫世之人矣退而與妻孥處亦整餙衣
冠如對尊賓篤於友愛推及諸從必致問潤思戀不
置每以不能盡子職為至戚或時廢食涕泣其至性
如此觀察公常曰此兒氣骨旣不凡性又頴秀使其
不病其所成就豈在人後金夫人亦曰吾兒誠孝人

所不及至遠近宗黨亦莫不服公心德之厚古所稱
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者公其庶幾焉而公之爲
人亦可以槩見矣天旣賦公以美質而又戹以奇疾
使之無所自見於世此曷故哉嗚呼其可惜也以其
年十月丁未葬于善山金烏山乙坐之原配星州李
氏進士世恭女有二男一女男長馥儉文科權知承
文院正字次守儉女適士人李衡輔馥儉娶同知李
錫齡女生三男東顯東獻季幼守儉娶李澳女生一
男東望銘曰
胡豈其畀而窮命惟有穡行宜俗譽英英令子脩駕

慗神報不食尚遺慶

贈吏曹判書行軍器寺正趙公墓碣銘

公諱相槩字叔平姓趙氏豊壤人始祖孟佐麗祖官至門下侍中自是為東方右族司憲府監察贈吏曹判書磯以長水縣監世賁子為後於叔父豊儲倉守贈工曹判書豊壤君世勛是為公曾祖祖諱希輔令承政院承旨贈左賛成考諱珩禮曹判書贈領議政謚忠貞配貞敬夫人泗川睦氏户曹叅判長欽女公幼端詳藝業夙就庚子登司馬出遊泮宮聲譽藉甚弟議政公亦為士友所推重時人目為雙璧己酉除

氷庫別檢陞宗簿寺主簿移工曺佐郎壬子出監楊口縣縣華一紀而始復其所糾制皆合民心大興鄉學立師嚴訓誨之法月朔課其所業而賞罰之儒風漸進貢名禮部者歲不絕人御史挾私文致公罪因是就理見罷戊午除廣興倉主簿移漢城府判官已未夏丁忠貞公憂旣闋服除工曺佐郎出為珍山郡守時議政公亦監泰仁縣兩邑適奉養大夫人人以為榮值歲連飢賑救有方全活者甚衆御史以治理上聞有陞敘命居四年而遞民追思碑之丙寅除江都經歷議政公来省而歸疏論曾任居留者貪污不

法事其人致疑時任時任欲籍公以自解謂公私調
役丁助人等堰啓論公罷於是群憾俱起欲并擠議
政公及行查事多無實而猶編管關東之原州丁卯
大夫人沒于京第因金相公壽興劉請宥還服除爲
訓鍊都監郎引疾呈遆復除活人署別提移刑曹正
郎因徽事罷甲戌由工曹正郎出爲麻田郡守歛歲
賑政一如珎山勑站之役不以煩民民頌其惠久而
不衰丙子陞延安府使翌年議政公居留松都壤相
接也公餘輒往來無間人謂尹月汀兄弟後復有是
事云己卯除繕工監副正韓山郡守四年而遆歷長

興庫主簿工曹正郎司宰監僉正廣興倉守陞軍器
寺正庚寅十一月十三日終于正寢始忠貞公享年
七十四而公年適又符焉翌年二月葬于龍仁治東
墨坊村午向之原公事親以誠友愛兄弟甚篤平居
澹然無所嗜好其於貲産乞未嘗經意屢典郡邑而
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遆歸之日家累不免飢寒在水
曹有親故罷官飢困者輒以朔俸歸之不以十口之
急爲恤朝夕定省外唯讀書作臨池戲忠貞公嘗勉
以明經業公晝夜誦習不輟乃至家內僮僕亦皆耳
熟而口傳如鄭康成家婢後以病輟業及事製述亦

孜孜甚勤而竟未策一第斯命也歟雖以蔭路進非
公事足不蹈公卿之門上官雖親故亦不肯曲意承
奉以此仕宦常抹摋晩與議政公同居一巷酌酒賦
詩終夕罄歡貧族之無所於歸者犂置撫恤俾有所
成立者亦至數人人稱其厚德焉配贈貞夫人同福
吳氏義禁府都事贈左承旨挺漢女判書竹南公竣
之孫姿性端方善事舅姑壬戌冬沒于珠山郡衙享
年四十五男長昌壽郡守次星壽郡守次最壽文科
大司憲女適士人朴泰升側出男奎壽台壽女長爲
李萬根妾次適鄭澤昌壽娶縣監李命相女生一男

四女男基命早沒繼子載溥女適别提李廷漸士人
蘇大有進士申渙士人洪鳳錫星壽娶留守李震壽
女生一男一女男啓命女適進士沈厚浚最壽娶府
使李廸吉女生二男二女男禧命祉命女適進士梁
廷麟士人李時敏朴泰升繼子獮彦縣監奎壽一女
幼大憲秩二品又叅奮武原従功推恩再贈公資憲
大夫吏曹判書兼帶如例大憲以公墓銘見屬謹据
狀序其畧議政公諱相愚銘曰
年如忠貞位則不如惟其不如藴而不舒六邑施政
庶曰小試清素之操敦睦之誼於今為鮮後嗣能繼

神報靡忒如操左契公多子孫或位于朝理有固然
匪昧伊昭匪溢匪諛文以示遥

贈司憲府持平林君墓碣銘

松都古稱多人材百餘年来復寥寥無聞頗疑山川
氣盡今觀林君所著稿不惟詩文奇雋因知君志節
落落其自㻋嵩岳爲不妄獨惜其早殞無所表見君
之子巚以君門人朴文斗所爲狀来求君隧道之文
泣而言曰吾父之行吾不敢自述唯是一鄉有輿誦
朝家有襃贈敢藉是以爲請若君之賢在法當銘余
豈忍孤孝子之意按狀昌澤君諱大潤君字谷城君

籍六世祖永茂副司直嘗病危妻金氏焚香禱天血
指以著病良已事聞旌閭歷二世有諱六楠年踰九
耋階嘉義生有善嘉善生英儁武科折衝娶金氏學
生國建女是為君考妣君少跅跎不羈往往酣飲淋
漓高視忼慨若將與燕趙之士悲歌相和於屠市人
之有鄙吝機詐之行者嫉之甚私讐斥言脫口必踐
不渝朋友有死喪疾病赴救如不及讀書見古人竭
力供親殺身殉君者輟聲凝思淚汪汪承睫常與詩
朋林大用等佩酒遊霞洞嘯歌放浪以瀉其嵬礧不
平之氣其睥睨豪爽如此然在家庭躳躳如也日必

定省不以事故急遽而或廢親之所嗜極力致之親之所欲先意承之母有疾衣不解帶藥餌飮食皆手煑嘗而後進暇則讀諺書其側又自製新話務以慰悅親心數旬之内并遭内外艱三日水漿不入口毁瘠幾不自全旣葬守制墓下環塋域種樹木手爲之䂓每恨白帀外天闊狹窄忽一夜雷雨崖谷崩頹旣霽則豁爾開朗人以爲孝感所致嘗積雨川漲君所居數日無烟近村人怪而往見君飢甚困卧遺以餠果以不食不受乃煑粥以進而去其篤於誠孝又如此中年以後築室白雲洞與學徒講論不輟遇事精

察當理而後行嘗曰士君子操身砥行不必斂膝對
案夷坐之中亦有其道盖耻流俗釣名之習文章遒
逸有氣所著詩文數百首及養親編河東判等書藏
于家河東判者為愛護丘木而發也君擢辛卯司馬
卒于癸卯三月十二日享年四十二娶開興劉氏學
生元貞女甚有婦德先君一年生後君一年死合窆
于先隴大圓洞向亥之原有子一人巘也三女婿林
震垕崔鳳采朴斗采歲壬子朝廷嘉君行誼特贈司
憲府持平銘曰
崧岳蓄精奇才間生胡不為甫為申為周之楨獨有

炳琅之文與杞梓虎豹而鬪奇戚胝其邑耆孺同悲嗚呼百行之源斯謂之孝雖有他善方此則小荒山數尺之石題曰林孝子藏魄之宅過其下者疇敢不式

林原君墓碣銘

公諱杓字建中自號梅軒宣祖昭敬大王第一子臨海君珒無子以弟慶昌君珘子儆為後襲封陽寧君生諱涑亢爽有氣義封益豐君兼都摠府副摠管娶嘉林趙氏贈戶曹參判時馨女是為公考妣公生四歲失母十二而孤未祥又遭繼妣任夫人喪已再服

除初授林原正丙辰用享官勞自彰善陞明善仍除
都正壬戌又用享官勞陞正義封君翌年改明義又
用璿源錄校正勞陞中義癸未又用享官勞陞承憲
壬寅用親授恩陞崇憲癸卯以年滿七十陞嘉德前
後爲捴管者八間帶宗簿寺提調宗親府有司堂上
歷事三朝以甲辰六月七日告終于正寢春秋七十
一訃聞上輟視朝二日有司治葬具吊祭如例以其
八月戊寅墓于楊州東天磨山負乙之原公性度夷
曠平生不營產貽不畜聲色其於名利進取尤淡然
無所累提擧宗簿未久輒辭遆曰是職也宗人之所

同欲久據非吾志又嘗差燕使亦辭疾不赴唯喜繙
閱書籍然亦未嘗以詞翰自居遇會心處率意賦詩
天機所動往往有絶高語庭植花竹逍遥其間意趣
冲遠類古所謂高人逸士恒以謙和飭身人或以氣
見加不色怒愈恂恂下之每戒諸子曰富豪家子鮮
不以驕敗吾一生無他能唯能守拙不敢妄有上人
之心若曹其勉之好飲酒客至無論親踈輙相對引
滿言笑怡怡天真溢發坐者為之忘起以是自遠近
識下逮僕隸之賤無一人怨惡公亦無一人謂公怨
惡其身者若公其可謂厚德長者矣朔望朝請鷄鳴

而起待曙而入不計風雨寒暑及其春秋既髙則家
人或諫止之公愀然曰吾儕宗臣厚受國恩職分惟
有此耳敢言老乎始公幼時為從祖昌城君所教育
既長事之如嚴父每事必稟賣宅從第于昌城第側
左右致養盡其誠禮昌城亟稱公賢而公亦常言以
吾孱弱能自成立幸不為祖宗羞繄吾從祖是賴
云郡夫人崔氏禮曹叅判文湜女勤儉莊壹閫儀無
愆後公九年而没壽八十一有三男廷燁工曹正郎
廷熯通德郎廷燮翊衛司副率二女長適吏曹判書
金東弼次適金聖集廷燁無子廷熯一男坪二女適

金烱朴思教廷夔三男堉垙坤垙出為廷煒後公所
命也三女適申昕徐命膺宋翼海金東弼三男先遇
主簿先遂叅奉先進一女適延齡君昍金聖集夭無
子副率賢而有文其為公狀簡而不華足令觀者生
信心謹就其中畧加檃括序次如右而系之銘曰
翹翹諸宗怒馬華轂侈極而圯驕極而覆公惟恂恂
安我儉約衆趍之塗棄猶唾涕惟謙惟和其味如薺
庭花紛披翠竹成陰靜言嘯歌有冲其襟酒以適性
匪耽其旨身為宗臣韵則逸士七十全歸亦福之厚
天磨之原女士是祔鑱文著墩以詔来後

江原道觀察使鄭公墓碣銘

公諱始成字　鄭籍延日羅麗之世世有聞入至
我朝兵曺判書淵始設諸島馬場事載國史公之九
世祖也曾祖諱　孝陵叅奉贈左通禮祖諱
贈承政院左承旨考諱　贈議政府左叅贊皆以公
貴妣全義李氏贈領議政新溪縣令諱重基之女公
生四歲與群兒遊於潦後瀦池一兒誤墮池中群兒
皆驚散公獨號呼奔告於長者人皆異之既就學文
義日進議政公奇愛之贈詩以勉尤為澤堂李公所
稱許十八舉省試自是聲譽藹蔚李漢平慶全得公

所製批其尾曰午睡初罷霹靂破柱不料人間有此
奇作其見賞前輩如此癸酉監試發解占魁而會闈
居第二并捷終塲己卯大庭策士公對將相之問有
曰江都老相罪干宗社西塞元戎以賊遺君盖指尹
海昌昉及金自點也海昌事世多稱為浮謗然公之
直聲由此振一世洪鶴谷瑞鳳李白軒景奭為考官
擊節稱奇而意有所憚不敢置第一世皆稱其屈焉
遂槐院薦授檢閱轉待教相臣李聖求怒公所薦非
其所親陳劄請推公以相臣所知臣所不知為緘對
由是見罷久之復為待教奉教陞典籍兵曹佐郎出

爲臨陂縣令臨民以簡律已以嚴因事見忤廵使時適視事南樓直掛印去不入衙中邑人至今稱其高潔己丑自點子栻爲銓郎悉公深擬除工曹正郎歲餘不調及自點失勢公爲持平或勸公擧正其罪公曰自點家仇我久矣我不欲乘時彈論癸巳遭外艱服闋除全羅都事綾州牧使己亥又爲蔚山府使數月棄歸除司僕正又出爲晋州牧使治尚嚴明禁戢斷革兼并及歸槖無一南物晋人以公清白比公外高祖清江公云甲辰除靈光郡守裁斷如流案無滯牘老吏咋舌稱爲神明遆爲掌令正言䟽論諸　家

折受之弊遷爲司僕軍資濟用等正戊申除海州牧
使因朝令改量田不擾民而事克擧諸邑皆来取法
庚戌丁内艱海民斂米歸賻公謝不受壬子除錦山
郡守俄陞拜吉州牧使承武吏殘虐之餘流亡相繼
公一以撫摩安輯爲務庚申拜刑曹叅議承政院同
副承旨旣遷歷兵刑户禮叅議叅保社原從勲壬戌
由左副承旨出爲江原監司値歲大歉請減上供以
紓民困僃心罷精賑救有方民頼以免於流亡癸亥
遷爲禮曹叅議乙丑正月十四日以疾卒于茅亭年
七十八賻弔如例其三月葵于仁州西淸凉山庚坐

之原盖嘗論公為人仁厚而濟以剛方軒爽而中實
沉毅操守堅貞人不敢干以私歷典九邑按節一方
而一奴一婢菫給薪水罷官之日生計蕭然其於名
利尤淡然不以經心雖親近如子弟未嘗一聞公語
及官路己丑以淺山人在朝風聲所及舉世靡然而
公未嘗一到其門惟閉門深卧謝絶交遊其韻致如
此觀世之仕者一經翰苑則名途華貫如拾階級而
獨公偃蹇不耦釋褐五十年仕於朝者不過六七年
其餘則皆効力州郡又不然則罷官家食而已嗚呼
此固所以為公者而不如此又何以稱公也哉昔吾

先祖清江公始自翰苑南床出而牧晉陽自此連歲在外不復近金華一步地卒落拓以沒爲世所悲乃公以清江公之外裔其輕財重義既有似於清江公而卒之始顚終蹇者又甚肖然其亦異矣公年踰六旬而大夫人尚無恙每與諸兄弟姊妹迭侍其側務順適親心弟正郎公遘癘瀕殆公劃指出血和藥以蘇病良已兄弟姊妹之子女貧窶者皆收養嫁娶以時至於祭祀尤致其誠敬外祖父母忌辰節祀亦必致奠需無闕嗚呼此亦清江公之所嘗行者也其於文詞未嘗刻意緣筆寓趣多立就旋棄去不留稿故

存者絶少然公嘗草議政公行狀朴文純公世采見而亟驚服以爲不可及而任參判裕後亦見公所製四韻詩謂人曰律格豪健非今世雕鏤爲工者所能幾也筆法遒美自成一家朴西溪世堂號知書每稱公書爲奇品曰此老本不求名故世無知者凡此題品豈有所私於公而然哉丙子冬公避虜難行到嶌灘坐岸上俄見檢察使金慶徵先送嬪宮一行率其家眷繼至聞嬪宮行遠近公痛其所爲卽曰嬪宮之行檢察使當知之吾何知之慶徵大怒欲捽來而公植立不動遂不敢犯卽馳去公僨得海船率家入海

又以船救活人命甚衆旣又欲與入島士民起義旅以扈江都適江都陷而止夫人陽川許氏僉知中樞府事　之女天性端莊化行閨門公嘗病危頃刻待斃夫人用破磁器自劃脛肉出血殼器以進公遂得穌生三子二女男長寅賓僉知中樞府事贈吏曹叅判次宗賓進士贈大司憲次守賓早夭女長適察訪宋光瀗次適士人尹柟壽寅賓二子一女男長壽期今問城留守次壽龜夭女適士人金昌衍宗賓三子二女男長壽春次壽喬次壽松武科統制使女長適及第徐宗廈次適士人宋秀五壽期三子二女男長

羽良文科大司成次翬良生員次翼良夭女適李長
浩次適進士李昌誼壽龜一子游良內外子孫多不
盡記議政公德壽之高祖也德壽稚年嘗從家中文
籍得見公狀議政公之文其終以江摠自況於是知
公之少育外家及長侍先君子益聞所不聞每對留
守公輒語及之而悲今留守公乃以公隧道之文見
托義不敢辭謹序次而銘銘曰
蒷抗緟辭鬳厥嘗侍寥寥千載孰方孰嗣亢亢鄭公
有筆如戟不訾不怵直氣噴薄厥聲殷殷遐通動色
惟此鄭公允文允武宜齊公孫資厥翊輔孰擠于外

俾牧瘦祇惟昔淸江勵其廉淸羣飛刺天獨垂其翅
公惟外裔實肖實似綠雲之原袝以女士庶千萬年
無敢或毁

和菴張公墓碣銘

張氏貫安東自花寧府院君侶以後世有顯人至淸
原郡守瑞始居平壤五傳而爲副護軍贈工曹条判
歛德是爲公曾大父司宰監条奉諱瀗學生諱雲翔
即大父父毋曰密陽朴氏將仕郞應物女公諱世良
幼聰明異凡兒愛親敬兄與性俱生俱長對人必高
拱危坐不設惰慢色觀者異之家貧不能具紙採水

筆習書廳樓日以濕晝爲期受書不過一二遍輙背誦不錯一字父嘗外出戒以勤讀公伊吾至廢寢食或勸其少休則曰父命也其敢違素居素稱繁華地人多染迹聲妓公獨絶而遠之曰初學之士能不爲聲色溫飽所移方有進步地丙子虜警擧家避海島公雖在流離中猶不廢業置書寒氷上坐而讀之難定閒遯菴鮮于公聚徒敎授公執贄請業遯菴亟加奬許盡以其所得告之公益自奮勵其於性理諸説靡不研究而尤致力於易凡象數之原著占之妙旣有以通透無碍而旁究諸家以證是非至於字說算

學又皆妙解精析以此為一生至樂乙酉遭內艱哀毁踰制服闋以親命赴舉登辛卯明經科時年二十九初授江邉教養官丁酉由工曹佐郎出監泰川縣節省冗費政務廉約秩滿從民訴加留一年公解紱掛縣廳脫身去邑民藏其紱愛護如魏公笏癸卯除廷曙察訪己酉又除參禮察訪值歲歉盡心賙賑一驛賴以全活癸丑除成均館典籍陞直講出守豐基郡其治一如泰川戊午丁外艱服闋復為直講遷刑曹郎移春曹癸亥出監橫城縣時關東大飢公減膳捐俸多方聚穀親哺飢民甚患而均推其餘力修官

事備軍器乙丑以治績特異陞秩通政已巳以後謝
棄世事閉門窮居惟以探賾自娛至丙子始除高原
郡守臺臣以年限爲言公力辭不赴旋除定平府使
亦辭不赴及崔明谷錫鼎長東銓特擬公判决事旣
又爲上言張某傳業鮮于浹深於易學且其精力尚
旺不宜拘以年限遂除文川郡守濯痍煦寒拊摩安
集流民歸業者六百餘户方伯善其政使諸邑皆視
文川爲法戊寅解歸田里日與學徒講論精義至已
卯閏七月十日告終九月權窆先山癸未二月十七
日葬于馬塲洞乾坐巽向之原以淑夫人果川田氏

祔府使鼂民女生一男不育以兄子大緯為後側出女二𦘕應龍𦘕大興大緯有三男䡅輱軖公所著有健順說易說易文類聚藏于家始李相公端夏嘗陳劄請俾公出入經幄以贊聖學朝廷竟不能用其言云黃直講敏厚公之倈芭也狀公學術行誼甚詳間嘗從余求為銘余旣諾而久未為也今輱不遠千里又繼以為請謹叙其畧俾歸刻焉銘曰
易本陰陽迭用剛柔大體則然孰探源流繄公初學遯菴是師精究黙契迺見庖犧晚雲出峀去作霖霦蔭彼四邑焦潤枯澤髩白歌舞舊愁為失斂而歸來

有幽一室左圖右書俯讀仰思有述盈箱發揮精微
羽翼邵翁牖我後蒙七十七年君子之終馬塢之原
水綠山青千世在後尚考吾銘

贈戶曹判書金公墓碣銘

公諱礪器字烝叔尙州人八世祖良坐法謫鐵山仍
家焉大父諱洪振官參奉父諱貴慶守門將妣密陽
朴氏學生良儉女公少精悍善騎射登庚申武科天
啓丁卯虜騎數萬夜渡鴨綠江陷義州進至長寧館
大肆焚掠公旣以急府使之告并挈館伴李公尚吉
走保雲巖旬餘府使及館伴獨留公自以輕舸入加

次島雲巖避兵人無所統領將鳥斅散於是金殷祥
等唱議推公爲將公乃誓衆曰諸君迫我爲將殺身
殉國固吾素志但恐諸君始終有異願諸君各奮忠
義無有前却將士皆拜曰敢不唯令有皮匠金天生
禦人奪資糧公斬之以徇軍中股慄遂分遣將士守
信地公自與任奉漢等運粟刀山遇虜騎數十奉漢
走匿蘆中公獨彎弓馳射虜首殪之虜曳屍走公入
廢刹望見虜騎在山上遣金春罵之虜怒馳下公復
格殺四人虜陣車輦館公與勇士八人赴之比至虜
營皆逃歸公獨前突虜陣所向披靡斬一虜懸首歸

韃虜大發騎逐公至馬墒峴而止盖疑其誘兵也毛
帥文龍在椵島不戰士士出陸者多行剽掠至是漢
人迎公執手曰若使本國得帥如公豈醜虜之足憂
自是不復侵暴二月虜四十餘騎大掠男女財貨過
窟而東公縱壯士鄭貴男等襲擊斬之餘衆盡棄輜
重走公以其所得散諸士卒毛帥聞公屢捷移書索
虜首公以所得級及虜馬籍而歸之毛帥大悅賞以
五十斛米及鉛丸火藥不貲於是士氣益振俘馘相
繼毛帥謂窟中糾谷之旅猶能斬獲若此以吾休養
之健卒其於取彼當有餘力乃使其姪紅旗都司毛

永旋領兵四百戰于舍人巖全軍敗沒永旋墜崖折股公往慰之永旋執公手流涕曰今日始服公壯勇毛帥奏章天朝援公游擊守備兩資及銀牌虜患公必欲除公乃積薪窟口縱火焚之烟焰漲天而窟虛産風烟不能深入公令窟中人佯作飲烟垂死聲虜将披金甲者來覘公令金殷祥發矢洞額虜大駭曳屍走公率勇士譟而躡之虜遂大崩追斬四級公令諸軍曰郭山留屯之虜聞虜将敗死明日必大至宜設伏以待翌朝虜果合諸屯蔽野而至窟中寂若無人虜皷譟發矢窟中亦不應日晩怠而返伏兵始發

起虜中九死甚多公不肯報戰功報亦遏賊不達以
是賞不及四月朝廷始聞公倡義殲賊特加通政階
仍除彌串僉使賜錦段以旌之戊辰兼本府中軍宣
川人曹奉天援托椵島陰囑漢人貽害列邑守宰與
抗禮唯恐失其意嘗來見公公方與人設象戲不為
禮奉天語稍侵公公亦不應局終即大呼曳出縛而
徇于市列數其罪府使柳持敬大驚要寬貸者至再
三公竟斬之即詣府庭請受擅殺之罪府拘公聞于
朝特除清城僉使以褒丙子邊報日急府使李廷彦
坐事罷推公為大將先是府使李慶禎等城雲巖置

器械為緩急備至是入守士卒堇三千公乃部分諸
將前副正黄義男有智勇為左部千摠以鄭孝忠虜
繼立為左右營將張壁金春為前後營將金大智為
右副千摠金精為中部千摠金嗣宗朴晳信為左右
把摠金秀元金處寛金乃鉉金嗣南為四方守門將
金仁達李挺為左右旗鼓官崔濩麟金大淵為游擊
將金秀貞金繼仁為左右哨官林潤楠獻楠為西門
伏兵將金後鎰金大賢為前後哨官金秀亨為游兵
哨官金勝南林而楠文得建為南北門挾守將金順
國金德器為教錬官鄭宗譓為軍器監金大潤趙廷

吉為候望将金殷祥金廷尹鄭景雯景雲景霧鄭元邦為賛謀士崔從立崔孽善為汲水将崔渭麟潤麟為斬退将盧天立愛立義立為石弩将裵碩鶴為游軍将金彦春監粮料又以勇士金鼎望等三十人為游兵皆一府之望也十二月虜大擧兵直趍京城號數十萬而分兵循山而南至馬塲峴獲僧惠洽授以以書傅城中曰中原二十四城一擧盡滅以吾大衆挍爾孤堞如山壓卵無勞守備為也公令軍中俟賊傅城先發石弩繼以砲射無得虛發賊於西城設雲梯一擁而登守堞軍崔春射殺先鋒繼犯南城為守兵

邪擊却賊又以大衆攀崖魚貫而進公偃旗息鼓令將士持滿無發賊蟻附而上城中石砮齊發山谷震盪有一虜背旗手鼓起而昇堞守堞軍徐山卜以叢等射殺之奪其旗鼓賊又取藁薪積南城外高與城齊藉以登城勢甚急公令裵碩鶴率手下兵往救之終日力戰賊屢挫屢進矢如雨下公使老弱戴板拾矢以供弓手時東南風急賊放火積柴烈焰飛空俄而天忽反風公杖劍巡城督戰益急賊大衂收積屍焚之而去臭數日不息虜恐沿海鎭堡斷其歸路使其將要退率精銳還軍車輦公與左右領將鄭始昌

金廷望及千摠黃義男領兵百餘人設伏要擊奪被
俘男女二十二人遣二隷間行奏捷上命賜酒食免
二隷賤役虜既講和回到鐵山將攻椵島請兵于朝
以林慶業爲水軍將柳琳爲陸軍將公爲先鋒斥候
將公謂慶業曰是役也虜必以我爲先鋒我苟示喜
色虜必怪而問之即應曰我國軍法戰勝所得財寶
盡有之烏得勿喜虜性貪必毆我而自居前列慶業
曰善及進兵虜果先入我軍在後亂發矢砲虜軍多
死翌日虜將疑且怒召公詰責甚厲公拔所佩劍斫
前重席曰當臨敵蒼黃之際海霧壓島咫尺不辨勝

負之機決於呼吸何暇別彼此始以吾屢置死地及
城垂陷自取先鋒而殿戒戰勝則又以前軍多死致
疑如此尚能脤人心乎虜改容謝酌酒共飮而罷戊
寅除僉知中樞府事宣沙浦僉使己卯特加嘉善階
清人將攻錦州衛使本國調舟師助戰朝廷不得已
以平安兵使林慶業為將李浣副之自安州發船凡
一百二十隻公亦以中營將從焉六月至盖州衛遇
漢船四十餘隻公密告慶業曰戒軍旣被北徵況清
將仇里方監軍窺察戒情今遇漢船而不戰彼疑必
深力戰又所不忍請矢去金砲去鉛戰而佯輸慶業

領之由是彼此殺傷無多淸人欲探試我情陰使淸
人扮作漢兵來攻我軍知之不去九鏃淸兵大敗乃
使慶業率兵赴海州衛而副將以下幷許歸公與李
公提麾下兵還三和辛卯除碧潼郡守是歲以榆味
潛商事三查差挾我東宮至鳳凰城拘致平安監司
鄭太和宣川府使李烓査問事狀鄭公對以淸北六
邑宣沙僉使爲都檢察若問金某可知查差厲聲詰
曰爾與漢人潛商且粮穀之餉奚東宮目公曰若能識
字乎告之當以實公會其意卽對曰職在譏詗惡
有是理又問胡不追捕漢船對曰漢船捷而東船鈍

豈能追及查差中有識公者乃曰吾於椵島之役備諳二國船制彼所言是也於是并得無事唯烓以責國啚生命斬於境上癸未除彌串僉使進秩嘉義甲申再除宣沙浦僉使龍川人聞大砲聲出西海府使柳邉通于公及宣川俱報兩營轉聞于朝以未能的知砲所出處并逮問未及查公得病逝獄中八月初四日也壽止五十五歸葬宣川忠貞山坐酉之原配貞夫人洪川金氏學生華國女生二男斗精彌精斗精無子彌精有二子禹鼎禹鷟皆登武科禹鷟出繼斗精生萬廸萬廸生舜澤禹鼎生萬允萬允生德恒

蓋嘗論公以爲孤忠炳然不忘尊周之義如林節度
出奇制敵屢奏膚功如鄭襄武然二公之烈婦孺皆
知而公則世之知者亦鮮矣肅廟丁亥趙相公恭耉
按節關西以公事蹟論啓于朝請加旌褒上允之命
贈公資憲大夫户曹判書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而
邑人又建祠土城竪碑雲巖於是公之偉蹟漸白于
世而可以垂耀來後矣舜澤不遠千里來求公隧道
之銘謹就沈大諫埈所爲公傳掇其畧序而銘曰
屹彼雲巖縈帶有城是憑是據克挫虜兵其將爲誰
曰惟金公惟玆金公百夫之雄敵來如雲公勇如虎

川谷震盪鬼神憑怒厲氣宵熸叢聞惟臭徵師自北
雲帆躃海天除其金砲不衒九尊王大義炳炳如丹
西嘖相繼舉朝緦緦公獨抗辭不撓不摧蕃辱斯遠
觀瞻動容竟逝囹圄孰勸為忠尚有令名龍峯崒崇
勝戰有碣妥靈有堂惟斯貞岳公魄攸藏斲石載蹟
刻示茫茫

贈吏曹叅判趙公墓碣銘

麗祖立國其佐命臣孟官侍中平章事趙氏之籍豊
壤者皆祖之入本朝曰益貞叅翊戴功官吏曹叅判
漢平君贈禮曹判書再傳而為弘文館典翰宗敬沮

金安老入相見斥奸黨落拓以終有子諱廷機官議
政府舍人以經學顯穆陵朝生諱守倫號風玉軒官
縣監遊成牛溪門有重名遺禍昏朝生諱涑號滄江
有高節遯學屢除臺侍竟不就沒而贈吏曹叅判生
諱之秐號梅窓官縣令有絶藝炯識娶海州鄭氏承
旨勔女內外合美實篤生公諱衡輔字聖任其在冲
齡侍滄江公應對周旋罔有違于節及遭滄江公喪
助長者執奠哀泣均于成人見者謂滄江公有孫甫
冠慨然有求道之志悉棄舉業扁所居齋曰敬惺屏
絶外誘立志堅固手書小學大學論語爲入學次第

爲文以自警尤喜讀易亦手書而附以漁樵問答太極圖通書西銘反復叅究不得不措其所私劄爲書者動盈几案年旣積矣思索太過至於生疾人憂其劇公勇不輟梅窓公晩而勸公赴擧公勉承親志同硏者皆一代文士而必推公居前逮巳巳中官遜位公復廢擧以自靖辛未遭梅窓公喪三年居廬凡附於墓者靡不殫誠畢力事以克擧取先儒諸說叅以己見定爲祭式俾後遵行大夫人老而尸饔公躬理庶務勤勞勿憚俾菽水不至告罄兩妹俱寡迎置于家視遇欵腆訓厥二胤已出之均貪族有喪而未坎

壯而未配者以營以助不使愆期其歸如家焉丁丑
感寒疾以十二月二十日卒于家享年三十九其葬
在楊州古邑里酉坐之原公美鬚髯氣貌瑰偉望之
儼然若不可犯而對人輸款府藏和氣藹然好善疾
惡得之天性風力標望士友歸重凡有事必咨公而
行所與遊皆一時名流而若滄溪林公泳定齋朴公
泰輔尤其所厚質問往復書牘充箱定齋當廢妃時
諫死於殿陛下公終身隱痛為之倡建祠宇至於滄
溪則公之婦兄也生既命諸子受業沒又經紀其後
事此見公好賢敦義終始不替配貞夫人羅州林氏

贈吏曹叅判行僉知中樞府事一儒女德藝兼備其
勉諸子必以忠直廉謹爲事君居官之本恤窮濟貧
恒如不及嘗作江都賦備述丙子忠臣烈女之迹文
雖閼不出其高才卓識多類此仲兄滄溪公每與講
論輙恨其不爲男子不得爲兄弟知己沒於甲寅四
月二十七日葬祔公墓有四男長尚慶文科承旨次
尚鼎蔭正郎次尚命文科校理次尚行文科正言承
旨一男一女皆幼正郎二男一女男長璞次璛女適
李重祥校理二男二女男長琓次瑢女適李東雨季幼
正言一男二女男瑾女幷幼戊申尚命尚行俱叅奮

武原從切推恩贈公吏曹叅判兼帶如例夫以公之
賢宜位乎朝宜登于壽以裨益世道而顧乃失其所
期及諸子次第列于侍從尚謂不食之報其在於今
自數年以來承旨正言後先告逝而公之家益零替
公之名不大著於世傳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
行者必有昭名古人之言其不可信如此哉銘曰
公古人學亦古人行行則略見於居家學與身而偕
屛顧在公而奚憾抑世道之不幸古亦有顔氏子推
年促而譽永理雖如斯涕胡禁迸婉婉令配貞有高
識生則媲其德沒而祔其域勒銘貽後彌久不泐

同知中樞府事李君墓碣銘

以余嘗留守松都也知松都俗為詳世雖疵其喜貿遷有無然往往能敦孝義重然諾有故國遺風其見於余文者猶數人而若李君遇聖亦其倫也松都人無老幼至今喜稱君之為人盖君生而失父母慟不欲生無顧復意外王母收而乳之及長所以慰悅母心者無所不至既娶則屬婦朝夕寢興不離母側而身不入於私室語及父之故必流涕嗚咽每朔省墓至老不懈事季父如父衣服飲食皆已之自出割腴田贍宗孫餘以歸外氏俾祀事不替所以報收育之

恩也前朝文順公墓在沁洲圯而無識爲脩治而竪
表宗戚有恤鄕隣有助婚喪者左致其力人有爭詰
不之官而之君得君一言之決以爲重君始因本營
狀褒除助泥浦别將善於職事多所修擧監營防營
連狀褒有賜馬陞職命甲午除碧團僉使賑飢有方
旣遆歸鎭卒竪碑以思己酉由折衝陞嘉善拜同知
中樞府使乙卯五月二十八日病終得年七十葬于
松都東金谷向丁之原君字夏卿其先河陰人麗朝
文順公奎報之後曰遷良贈司僕寺正曰大龍贈左
承旨曰壽逸贈户曹叅判三世推恩皆以君貴母贈

貞夫人丹陽禹氏嘉善舜傳女前配金氏軍資監判
官起胄女生二女後配洪氏士人曦錫女俱賢有婦
德無子以從兄寅楠子耆恭爲後武科萬户女適司
果李蓁葉武科崔齊衡側室子耆濡耆碧春垕耆恭
出也徵燧徵煥徵煜徵炫徵輝蓁葉出也昌運齊衡
出也春赫耆濡出也耆恭纍然衰服踵門而謁銘余
固飫君名矣耆恭之請又勤其忍辭諸遂爲之銘曰
睦婣任恤是爲四德君幷有之鄉人攸式胡能致是
惟孝之推惟孝惟義異口同辭旣壽而貴神以是報
最其行㦸列于墓道

處士安公墓碣銘

海西之海州有隱君子焉曰安公萬里字自通其初爲順興人自文成公裕以來冠冕相承至典翰琮值燕山甲子禍始居海州子孫因家焉典翰孫瓓官直長以善易稱生義國僉知中樞府事生璐副司直生衡元隱德不仕公之考也公少軒爽不覊年十六始折節讀書挾筴從師不憚遠近其學無所不窺而尤詳於東國文獻凡州縣沿革山川險易風土人物無不包羅貫穿與人談論古今大聲殷然泉湧飈發上下數千載歷歷如在眼前性峻潔不喜苟合嘗登鄉

擧赴京有權宰素聞公名要于邸公佯睡不肯起其人立俟良久而去後有按察本道者又邀公公以書謝曰不幸有疾冬而塞户夏猶擁裘尚可出而風乎竟不赴事父母能不違其志壬子考學生公疾𥚁時公亦遘癘强起沐浴刺臂出血書代命詞六十四言潛禱於天俄有一點雲起自東南亘屋上風雨隨至而香燭不滅翌日病果霍然愈鄉里異之將以聞於官公力止之事遂已庚申以事抵洛而學生公病如前家有奴一日夜馳四百里以告公賃舟亟歸得順風晡而到岸侵夜至家人皆驚以爲孝感所致及遭

艱朝夕必省墓不以雨雪而廢制闋廢擧不赴家素貧草屋數椽蕭然不蔽風雨然未嘗向人有所干求嘗有鄉人非罪而枉羅法公爲直之其人懷金來謝公責而還之遂絶不復見接人無貴賤言笑由由有善必稱揚有難必救解爭鬪者以理曉諭訟辨者以義開釋聞者多感服典翰公親盡公議于宗人歲擧一祀且欲置思遠庄而竟未就每以爲恨俗多設契殖利以葬親公曰殖利必歛惡歛惡葬親孝子不爲前溪有魚鰕亦不肯取曰打魚得口之味何如觀魚得心之樂凡世間聲伎紛華博奕珍玩淡然無所好

唯一室書史俯讀仰思而已知公於少時者目爲湖
海奇士識公於晩年者稱以丘園高尚云庚辰正月
公寢疾得異夢越三宿而卒十有九日也是夜紫氣
白暈繞家園三日乃滅其亦異哉得年五十七二月
十六日窆于家北白䰟村癸坐之原有散稿三百餘
篇藏於家先配豐壤趙氏學生正議女內行純備常
以小學律身卒於辛酉十一月年三十與公同原異
塋生一女適幼學李廷相繼配全州李氏忠義衛衛
國女安貧守窮執公喪盡禮勸諸子俾不惰于業其
戒子之言曰與人較長短者必其短者也與人爭是

非者必其非者也戒苟長矣何憂乎人之短之戒苟
是矣何恤乎人之非之及仲子登科不許遊宦曰世
路險巇黨議橫拏非干祿時愼無出入權貴門以賈
禍又曰榮名早晩自有命惟直道可以事人晦迹可
以全身嗚呼此識理男子之所難而孺人能知之可
不謂賢乎哉卒於己酉閏七月二十五日壽七十一
葬祔公墓有四男一女男長直時娶生員金德祚女
次聖時文科縣令能文有志操娶脩義副尉柳汝諡
女次正時娶幼學李敏挺女次敬時娶忠義衛李奎
寶女女適幼學梁瀅公之先連四世無兄弟及公之

身子姪繁昌豈非潛德之報歟昔在乙亥先大人按
海西節甞廵過公居停車路傍邀公班荊而語後復
欲相見而公謝不至先大人語海倅曰君邑有徐孺
子一般人乙卯冬余奉使赴燕而縣令亦自江東因
公來留灤上間從余求為公隧道之銘其辭甚悲余
於縣令非一日之雅也遂不辭而為之銘曰
學足以周知萬事而歛于方寸之裹氣足以籠盖一
世而歸于冲漠之際其始也生若有意而其終也乃
止於是彼游氣之騰藉豈亦有輪囷而未遽化者婉
婉女士識理明義名言訓子鬚眉所愧伯鸞德燿交

輝並照銘以昭德尚後其則

司諫院獻納郭公墓碣銘

公諱萬績字仲煕郭氏世籍清州曰詳曰元曰預以文學顯于羅麗入本朝世有聞人曰希泰號仙舟晩登第官同知中樞府事贈禮曹判書公之曾祖也祖諱之欽官執義贈吏曹叅議考諱昌徵敦寧府都正贈司憲府大司憲妣贈貞夫人咸平李氏都正楚老女公幼聰穎妍好爲內舅李判書之翼所育判書性嚴冷少許可而獨竒公及疾病召宗老挈公手曰吾所以憐若不惟吾晩景是依吾外氏卞宗斬焉之嗣

惟是春秋寃家之事緊若是托語已而泣取卞田奴
文契以畀公公力辭不獲命及判書喪畢又欲歸之
繼子衆謂臨沒之言不宜負遂不敢復言甲子中司
馬益閉門讀書其於易功尤專且久遂以此應明經
試而駢儷對策世又無能出公右者操翰如飛章妥
句適每朝廷取士公名未嘗不在其中或魁或並中
兩試然連蹇白首卒無所成公益自力不怠曰在我
者不敢不勉肅廟己卯擢增廣第三甲例授濟用監
直長李聖輝等搜封事發諫官論啓鉤得窃科六人
繼請并罷全榜至翌年竟允臺請筵臣有以混施爲

寃者上命從蔭路錄用公遂得徽陵叅奉轉繕工監奉事漢城府叅軍尾署別提敦義禁府都事刑戶曹佐郞出監陽城縣丙戌都正公疾革公夜必禱于天願以身代旣遭喪不以旣衰而弛于禮服闋復除戶曹佐郞陞正郞出監瑞興縣海西新行詳定法公斟酌便宜凡無名之稅與稅而濫者或蠲或寬其所設施皆可爲後法庚寅諫官疏言己卯科無故罷寃甚宜復於是大臣儒臣皆言諫官言是上命復賜一榜及第李眞儉亟疏沮而臺諫又請還收三年而始停除典籍兵曹佐郞癸巳除司諫院正言陳疏請褒眞

儉疏中兩卷未推之說上不許而公請益力乃命該
曹稟處眞儉復疏訴公語多詹而該曹亦言窃科見
發者六而所偷卷亦爲六其數正相合無所事査適
而復除者再論譯舌擅許北勅三田之行再設軒架
秋拜司憲府持平論宮家設標三角東麓爲不當上
皆嘉納遆拜侍講院司書每侍講必反復規切陞弼
善公不樂榮進爲便養屢求外出得延安府使廉明
簡靜吏不敢欺乙未遭母夫人喪丁酉由弼善移獻
納時上賜左相李顧命獨對其語甚秘仍忽有春宮
聽政之命朝野爲之沸動領府事尹公趾完舁疾陳

章上怒甚賜批切責人皆疑懼而莫敢言公奮然抗論首引虞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之文及禮經有事則告之以請以春宮聽政處告太廟須教中外以定民志仍論獨對設喻反復至累百言探幽剔隱曲盡事情上命以公言博議大臣大臣皆以公言為是而獨首相持不可上察公忠卒從公言行告廟禮前此有申球者疏搆尹魯西父子上始斥而終入其言又與春宮批遂硬定是非至是公并論此事曰殿下建極之工有所未盡乃反以私塲互鬧末一之事為今日貽燕之第一義恐有歉於祖宗相傳繼述之道繼

又伸救尹公語多痛切上既賜批嘉尚繼又斥爲謬
戾公詣臺引避復申前說曰殿下將議大事而二三
大臣不并召承旨史官不同入若與家人論私事者
在外老臣驟聞而驟諫原其本心斷斷憂愛又曰士
林之是非初基於私事終乃爲朝廷風波在上之人
宜公聽并觀而殿下則不然燭理未究執德靡常猶
謂之尊賢而衛道臣愚死罪不敢謂然於是司諫趙
鳴鳳駁遆公而正言金礪復以私愛郎下等語力詆
公公杜門却掃扁所居堂曰春睡作文以見志淡然
若無意於世者庚子七月二十四日告終于正寢享

年六十八始葬交河已酉秋窆于公州東酉坐之原公慈良愷悌外類文弱而中實堅貞不爲利疚不爲威奪見識精明得於經學者爲多嘗備論水軍戰船及良役變通事疏成而不及進自在兒童時已能順親意其所勉勵必行乃已其所禁戒未嘗復蹈於兄弟姊妹分甘絶少稚姪孫甥皆館于家嫁娶必有助人有緩急委曲盡心在西邑有友人客死於境內爲之棺斂而歸之不忌其寢公娶丹陽禹氏工曹正郎昌夏女孝奉尊章人無間言家雖貧不以衣食累君子先公九年卒壽五十八墓祔公左有三男四女男

長鎭漢次鎭基郡守次鎭鼎女李漢紀李義白李敷
李宗樞鎭漢鎭鼎俱夭燕子繼子春濟恒濟鎭基一
子聖濟女徐命儒德壽於公爲後進嘗慕公爲人及
公丁酉疏出盖嘗讀而壯之以爲李長源陸敬輿不
是過也然公之終身坎壈實坐於此悲夫今郡守以
都憲鄭公壽期之狀求爲公墓道之銘義不敢辭旣
序而系以銘曰

甚文而藝考行則峻奚晩其成奚窒其進巧夫之笑
君子攸閔猶有昌言炳炳不泯載銘斯石尚後其信

淳昌郡守尹公墓碣銘

公諱寔字真卿中乙卯司馬始仕為重林道察訪凡
物之出於官者雖有舊例皆不許入門陞掌樂院直
長宗簿寺主簿移刑曹佐郎陞正郎非甚故未嘗廢
衙躬閱文案夜以繼晷訟而有囑必痛繩以懲居二
載以剛明見稱出監和順縣病不赴旋監鎭安值歲
飢凡穀之係官用者悉籍而歸之賑資民忘其飢設
餉老宴娶俸餘設補民廳試士講武月以為常方伯
將以政績聞於朝公力辭而止縣有八面面各有碑
以紀公績既遆家居久貧無以具饘粥崔明谷錫鼎
長東銓嘉公廉白即擬除工曹佐郎遷刑曹正郎出

為加平郡守郡有蜂桶園果官封之規公并罷之特
設補民廳以除民弊秋有兩勑行而民不知以嫌遞
戊寅復除刑曹正郎以祔廟都監郎換儀賓都事出
守大興郡吏乘前官喪多竊田賦以自入公按覈盡
得其狀治其罪而徵其贓以補民役民大歡服忭上
司遆庚辰除林川郡守吏患公剛嚴故伺公在告搡
而不以戰船待水使狀于朝將罷公林之父老儒生
籲于廟堂大臣舉以聞上歸其事方伯趙公恭耆既
查得實迹遂啓言尹某聽斷公明民咸愛戴而惟吏
胥官屬疾惡纂去今而罷之適足中其逐去之願上

既可其奏而廟堂復督公還任客舍爇于火公不煩
民而重建制頗瑰麗宋姓土豪爭墓地至殺人掘塚
公嚴其囚治雖囑書盈篋而不爲動至是司諫崔啓
翁以戰船及客舍營建搆公罪甚急上嚴批不許謂
公聲績曾所詳知謂吏生事其情甚駭而歸臺言於
偏聽八啓始允旋命吏查公果清脫始公在獄遣母
夫人喪上聞而愍之卽許奔哭仍令定式死囚外限
成服保放異數也服闋除安山郡守戊子歲大歉公
盡心賑事一如鎭安民免於流徙易孔廟之頹圮而
一新之有名官占山於境内大村以其爲道伯之昆

也民莫敢誰何公囚其奴而禁其入葬道伯𦂳治村民而置公中考公遂棄官歸辛卯除淳昌郡守御史啓其治行命除準職啓云洞開官門俾訴無沮訟而落者亦無惡言自奉甚簡束下甚嚴田政明而吏不敢欺設餉老宴而民為皷舞畧記其語亦以見公之能其事也丁酉除醴泉郡守因舊官仍任不赴是歲十一月十二日終于盤松寓舍享年六十五殯斂之具皆賴親舊之助戊戌二月權窆于安山九之井十月二十二日永窆于同麓艮坐之原葬日境内士民迎哭於路者三十里不絶葬日舉郡畢至儒林鄉

聽各操文來奠公事大夫人善能養志大夫人亦訓
公以義而不溺於愛以故公雖未嘗斤斤以問學自
居而其宴居終日欽欽不設隋容凡世間榮利得失
不入於胸中非公事則不肯造時宰門解官之日踈
糲亦且不給而子弟欲有所營爲輙止之曰貧亦命
也常以家事不問四字書壁以存戒雖臧獲之賤遇
之甚善不遽於色不疾於言而至當官則㑹計甚審
束吏甚嚴民有以事詣官者雖夜必秉燭見之尤盡
心於聽訟其恒言曰不能律己何以束吏不能束吏
何以安民世言公居官居家判若兩人嗚呼不如是

又何以為公也哉公之先南原人鼻祖咸麗朝以國
子司業封南原伯入我朝有諱臨咸吉道都觀察使
被選清白於公為十世祖曾祖諱衛彦官司憲府執
義贈大司憲祖諱㰚贈吏曹判書考諱以進十九登
司馬後因病廢擧妣密陽朴氏掌令贈吏曹叅判守
文女配全州李氏士人玄賔女婦道甚備舅姑宗黨
一口稱賢後公十二年戊申四月十三日卒壽七十
八葬祔公墓有二男長天和令昌平縣監次天休有
烏才早沒天和娶李箕齡女生二男一女男長琦次
璋女適李德星天休娶沈漢瑞女生一男瑛再娶李

齊黃女無育銘曰
莅官有術嚴吏仁民凡今之士類皆能言及其當事
乃不能然公有恒言克踐以身吏惴于室民安其田
六邑之政始終如一歸視其家盎無餘粟吾貧有命
奚用家恤稽公廉清宜為吏式來者其視吾銘甚直

大丘判官朴公墓碣銘

朴為新羅國姓其後散處諸邑而在潘南者為最盛
寶文閣直提學尚衷以直道顯麗季其子訔事我太
宗大王官左議政贈謚平度後五世有諱紹官司諫
贈領議政有聲己卯諸賢間世稱冶川先生生諱應

福官司憲府大司憲贈領議政生諱東亮官左叅賛
贈領議政錦溪府院君謚忠翼生諱濟有學行早沒
娶咸安尹氏學生頍女是爲公考妣公諱世集字景
時幼聰悟藝業夙成十三被庠選洪相公命夏取視
其卷顧語諸子若屬宜師從堂兄文純公世采受性
理書益以文行見稱丁未並遭考妣喪毁頻幾不全
而禮無違焉服闋又從族兄西溪公益聞所不聞與
其子定齋公泰輔相切劘爲學乙卯宋尤菴時烈坐
議禮謫嶺外諸生相率疏辨而龜川李公世弼以疏
頭遠配公亦以疏色停擧辛酉中司馬丙寅發解別

試殿卷初入彀偶見黜主文者惜其屈薦拜章陵叅
奉己巳仁顯王后遜處私第搢紳合辭吁閤而公亦
在其中上震怒命庭鞫三人陽谷吳公定齋朴公皆
拷死殿陛下而雙栢李公偶免死遠竄公以雙栢婿
落職禁錮翌年李公蒙放而公亦叙為光陵叅奉陞
典牲署奉事漢城府叅軍廣興倉主簿移户曹佐郎
戊寅出監永春縣歲告歉捐廩鳩穀賑救有方又設
廳儲錢穀大小差役俾於是出至今傳其法閭峽俗
不業文武建樂育觀德二舘邀旁邑之以才著者分
掌教事而繼其衣廩躬課而賞罰之人皆感奮改軍

器之朽鈍者令皆精利及犒師日與將士序坐同其
飮啖歲以米肉分饋一境之老者或設宴親餉蒼顔
白髮迭起獻祝邑人傳爲美事及瓜還民皆攀轅而
泣鑄鐵爲公碑建閣而庇之乙酉除氷庫別提陞工
曹正郞出爲大丘判官旣仁旣剛治洽一境吏之狡
猾者至相戒苟欺明府是謂匪人落訟者亦曰落固
無辭持此成案縱欲更訟其誰能聽大修退溪書院
而新之爲文以祭丁亥遆歸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
終于正寢得年五十八翌年正月葬于金浦孫山壬
坐之原從先兆也公爲人耿介簡重癯然若不勝其

衣然內有操守苟非義也不絲髮動其志每以早失
父母爲至慟對人罕嬉笑路逢服縗兒終日不怡其
享祀必潔必誠遇新味不薦不食諸姊遘癘而痛藥
雖不潔必嘗而後進析産之際一任其區處事之如
母不敢跛倚其側季妹有寡居者生而象恤死則致
其力於殮葬觀者爲之感動諸甥幼而失教皆舘于
家躬自督學俾有所成立推以至於鄕族之無依者
皆解衣分廩唯力是視其行義之篤如此居官絶不
爲近名干譽之事飮食衣服均於在家前後未嘗役
一工人乃至鞍穿亦不許改解歸之日至無朝夕具

而安分任命淡然無所營為文本經術典雅有則投之時文長短俱冝而旣遴而拔旣解而屈殆過十數終不以得失累其心甞誦古人尊所聞行所知之語曰吾一生受用惟此六字扁其齋曰尊行李侍郎濟哭公詩曰操追溪老存恬静學講玄門近萬醇紀實語也配桂陽李氏貞淑通敏婦德無闕擧三男一女男長泰寅進士次泰寧參奉次泰容縣監女適具弘輔泰寅一男猶范泰寧三男一女男猶濤猶淳餘幼泰容二男五女男長猶恊女適趙文宇李思復餘幼德壽於公為同里後進稚騃不能深識公所存今忝

奉兄弟以公墓銘見屬俛仰今昔自有不勝抆者畧
記公事行如此并爲銘曰
公之諸友嘗加月旦於公曰無玄江道學之名而有
其實若公居家而盡孝友之道莅官而流愷悌之化
内存乎操守外著其恬雅尊聞行知早夜以孜孜爲
學之實不過如斯公友知公勝公自知令取以銘公
其孰曰不宜

承政院注書沈公墓碣銘

沈氏之先爲青松人麗季有文林郎洪孚國初有青
城伯德符凡籍青松者皆祖之自安孝公温以來四

世為相兩世為國舅族益大門益高翼孝公鋼有八
子長曰仁謚溫陽郡守次曰義謚大司憲封青陽君
又次曰禮謚成川府使其苐六曰忠謚兵曺判書謚
忠翼玉果縣監惓以青陽子子於溫陽領議政忠靖
公悅以忠翼子子於成川玉果有二子曰工曺叅判
青雲君贈叅贊忠肅公命世曰弘文舘校理贈賛成
熈世賛成出為忠靖公嗣而以忠肅之無子也以其
長子樞為後官驪州牧使即公之考妣淑夫人豊壤
趙氏禮曺判書忠貞公珩女公幼有器度為忠貞公
所期賞家世勲戚又早委禽於貴主之門而刊落紈

綺習委已於學季父觀察公權是師而所與遊又當
世知名士嘗自謂才性鈍甚讀書則砣砣火以繼晷
治擧業亦百倍其工於人癸亥中司馬丁丑擢庭試
遂隷槐院薦拜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以嫌遞始公
仲兄都事鳳瑞出後觀察公其子青恩公浩寔誕端
懿王后初陞儲壼而觀察公遽卒於湖南之巡營國
家肺腑之親無可倚為重者及公策名登朝人為公
私喜戊寅冬闔家遘癘公兄子濯先夭明年正月趙
夫人下世二月都事公繼逝公哀隕柴綴殆不可支
然猶自力營窆事旣擇地移葬牧使公而祔以趙夫

人又葬仲兄及兄子既訖事曁伯嫂俱染痛六月十二日伯嫂死翌日而公繼逝吁其酷矣得年四十五公頎而豐頰眉目踈朗事父母愛而能敬晨興盥櫛始敢見不問不敢言不命不敢退其丁外憂未葬則藉草食粥冱寒氷雪不離殯側庚午趙夫人病痞脹甚危公晝夜扶護衣不解帶爲文籲天願以身代及夫人益老則移養于家務娛適其意夫人安焉及遭喪每泣曰一弟幸逮親而不克以邑養吾之慟其有既邪襟懷坦蕩絶無畦畛與人交有信見有回邪頗僻惡如負塗之豕識慮周通措之事爲無所凝滯而

竟不一試斯命也歟配令人豊山洪氏永安尉文懿
公柱元之孫禮曺判書貞簡公萬容女端莊有婦道
公之沒也哀毁踰制去喪久而未嘗啓齒言笑然治
家奉祀咸有法一子纔五歲而不以愛弛教後公十
二年而沒葬于楊州古州内月山巽向之原而移公
葬于原州合窆於壬辰之秋男女各一人男流咸興
判官娶牧使崔星瑞女生一男國賢後娶生員李從
龍女生二女幼女適左議政趙泰億生四男趾彬大
司成甲彬教官震彬炳彬一女為李廷鎮妻判官宜
非久于蕘者子又明秀天之報公將於是乎在銘曰

族大門高行鐘材良期公期卿乃操厥生月山之麓
睪如其塋雙壁沉沉千秋埋光鐫文告後勿敢毀傷

尙州牧使柳公墓碣銘

公諱以升字仲進號東湖禮曹叅判全平君贈吏曹判書諱淰之子而穆陵朝駙馬全昌尉謚孝靖廷亮及弘文館副應教嚴公惺其王考若外王考也公生而聰俊八歲遭嚴夫人喪哀慕如成人孝廟丁酉擢司馬翌年上新搆養心閣馹召公於闕西命書扁額乙巳丁繼妣尹夫人憂繼遭判書公喪五年居廬禮無違而哀有甚癸丑用薦除禁府都事不就寧陵遷

奉上命公書誌謂筵臣柳某筆法求之古人亦不多得特加通政階仍該曹啓改命超叙六品除禮賓別提移户曹佐郎善於其職閔驪陽維重長度支才公啓請久任陞正郎顯廟禮陟兼差都監郎倉卒指畫不失其宜凡所經用較之前簿乃減其半換工曹正郎因山役訖復除地部乙卯出爲旌善郡守御史啓公治行爲一道最營將又啓戎政修擧及遞歸民竪鐵碑陞拜豊德府使御史啓公治績曰民之頭白者咸言如此賢使君曾所未見未聞忤時相棄歸上惜其善治命促還任冬移拜海州牧使仍廟堂啓仍任

監司捴戎使相繼狀襃以嫵遾民又竪碑以寓思秋
拜清州牧使歲未周而病遆差宣惠廳郎出爲海州
牧使御史又以治行第一聞下書襃美忤監司棄歸
監司具由以啓仍請促還任教曰柳某奚可強迫特
許遆異數也又眘臨筵教曰柳某循吏不宜久置閒
特除青松府使該書以鮮由有拘啓收前命差查正
廳郎勳沭冒爵者汰數千人上語大臣節度使宜以
蔭薦大臣擧三人而公與焉南相公九萬曰是方面
而可惡節度之擬除司饔僉正丙寅爲羅州牧使方
伯李相公濡令列邑之賑皆羅之取法簿牒雲委應

酬無倦宵亦考閱文書假寐少頃而已子弟以勞規
公曰民之瘠矣敢自恤乎前此設賑士豪食於官而
用私穀營利至公莅事不獲售其欲遂胥動以讆言
御史誤信其然以不懤抄飢民及滯獄等數事為公
罪公既就理置對甚晰該府奏當只褫官冬特下叙
命臺官論其驟而不允遣掖隷賜紙墨命書殿額以
進親政日上諭銓臣曰薦而不用則如不薦節度之
擢乞之奚靳特書各別擢用四字以下承宣及臺官
共尼之公亦不樂城市戊辰挈家寓漢濱扁所居室
曰四可言田可耕桑可蚕江可漁山可樵也家貧不

免屢空而處之晏如也已除瑞興縣監旋授尚州牧使黽勉赴任專以敦俗化民為先士民咸喜立碑頌德曰前有柳先生後有柳先生盖西厓公昔莅此府甚有惠政故也庚午春呈病歸秋復拜星州牧使辭不赴差常平廳郎往時行錢錢惡而費鉅公得良匠李承善依中朝法鑄成工省制妙遂為後式壬申春董龍山新倉役庀材程功盡其方便噲然成數百間巨搆而役不勞費甚省冬除掌樂僉正公歷典六邑其五為大府盖其行事可紀者多矣稽於衆書其一二云旋善邑於窮峽飢疫之後閭里蕭然公禁淫祀

勸農桒輕徭薄斂衽席而乳哺之流民還集咸樂其
生在豐德與壞易獘繕治學校整理軍政脩廢渠與
水利綜理整密民戴公為父母後四年公嘗私行過
松都豐民男女老少累百人相牽來謁曰見吾使君
父母之通涕泣競進餠果清州有檢田之政公規制
精詳吏不能欺賦均而民得職有勢家子規占人墓
地公跪之庭責以非理乃大愧服海州之治如治清
州海民之頌公亦如清民壬戌北使由金川首猪灘
山水回雨暴漲不得渡迫暝而還支勑守令多散歸
雖留者皆空手無以饋胡譯金巨軍發怒蹴突監司

洪公萬鍾目公曰非君誰解此者公入就坐告之故
因責之曰爾本我國人我國之失非爾覆盖將誰望
今不能然而反激之爲其可哉巨軍爲之愧屈爲言
於兩㪺索米與肉自熟而食列邑賴之羅州歲大飢
闔境將流亡公揭榜安集凡事之害於民者悉罷停
之減朝夕之供官所得用者盡歸之賑而責盐販麥
鳩穀至萬餘斛分民爲數等其上者不與賑不與糶
次者與糶而不與賑最下萬餘人官哺之其大畧如
此而大小區畫井井有條頌由是播怨由是興流丐
之至者有所資死而無親者有所埋爲民之之於牛

乏於種官買二百牛分置各面且備種租二千石使
及時耕播出入田野躬自勸課民益大歡忭盖公施
於政者能如此公始爲雪峰姜公栢年所薦乙卯重
臣二人又薦公庚申鄭相公載嵩又薦公癸亥廟堂
又薦公才甲子大臣又薦公宜畀閫任乙丑申判書
最又薦公水原防禦使先後賜表裏者五賜廐馬者
四而其三則自以他事非治邑之致也冬十二月六
日感疾告終于正寢春秋五十五將逝不色悲引燭
自近告訣家人就枕而卒癸酉二月葬于楊州緑楊
先塋下甲戌冬移窆于局内辛坐之原公性簡嚴篤

於孝友事判書公自寢繕外凡灑掃抑搔無不身自任之判書公亦非公不能安及判書公沒移其所以事判書公者而事伯氏判官公撫育諸姪已出之均嫁娶不愆其期分甘絕少不唯俸祿之分而已居官以律身奉公爲先所循者正而恥近名譽燭幽摘奸動如神明厚官薄私操同氷蘖是固家庭之自而亦素性然也尤淡於聲色弱冠登上庠覲判書公於箕營孝靖公亦以上价赴燕而駐節一道之聲伎咸集繁華盛矣而公竟無所眄古人或所難焉筆法妙絕一世公私顯刻皆以得公筆爲榮柳氏籍全州有諱

克恕仕麗朝官寶文閣直提學至我穆陵朝有諱永
慶官領議政全陽府院君其子諱悅通津縣監贈領
議政全原君寔生孝靖公淑人德水李氏縣令贈判
書觀夏女通內則諸書婦德甚備後公九年而沒葬
祔公墓生一男二女男遵郡守女適南達明李弘源公
於某為再從叔其銘之也敢不以實銘曰
公之為治不威而嚴仁拊恩煦濟以公廉民狎其野
吏虐為熸歲惡入窮有枵其閭公哺以糜如乳赤子
孰告無牛吾其汝畀亦有嘉種俾播俾蒔公在田間
旆旆其穗老幼泣涕父母公視非公施惠我為遂屍

薦章屢騰匪曰不知竟閼壽翔朝野同咨公惟多能藝窮臨池有奬自天粤在布韋今也則亡誰其嗣之峙銘永譽維後之思

花春君墓碣銘

稽戒列聖惟戒昭敬大王用儉約刑家以故子孫最盛又多才賢第七王子仁城君諱珙生海原君諱健贈諡孝忠娶豊山沈氏處士闉女寔生公諱瀙字汝涵號休虛堂幼有異質符彩秀朗及長恬靖恭愼在倉卒急遽傍人但見其色愈和而擧止愈安徐然至其見義守正毅然有不可奪者此公之爲人也事父

母不有其身一惟親意之承忠孝公甞贈以詩曰孝
弟元天禀形容乃德符夜眠後父定朝食侍兄俱癖
好文房物心嫌愽奕娛哀年轉鍾愛此意竟何輸卽
忠孝公之詩而公之爲子可知也壬寅例授副正冬
遭忠孝公喪己酉春殿講入格陞正丙辰以視殿享
官陞明善又以殿講入格特授都正辛酉書進璿源
錄御帖陞明義始封君兼都揔府副揔管丁巳沈夫
人疾篤公封指着血病爲少間及喪哀毁柴瘠幾不
得全三年廬墓側啜粥不菜果人以爲難始公之王
考仁城公遘禍於仁祖朝桐溪鄭公愍其無罪疏救

甚力公每值鄭公忌不御酒肉終其身不替弟花陵公少嬰奇疾公盡誠救護竟得良已教子女有法閨門之内斬斬如朝廷律身寒儉屏絶華靡未甞有一事干求於人惟左右庋圖史銜盃撫琴翛然有以自適公細行之篤又如此辛卯正月十四日告終于正寢享年六十三禮官吊祭如例三月葬于楊州塔谷負亥之原從先兆也丙午以子橈貴贈公顯祿大夫兼都摠府都摠管公聰明絶人七歲始受書日誦千百言自此淹貫百家世之稱愽洽者歸焉所著有休虛筆談及遺稿若干卷筆覰松雪遒勁華媚兼通大

小篆八分士夫家屛障碑碣多出公手左被肅廟知
奬每令書進堂㢋殿額錫賚甚渥至公沒日因覧公
所書八卦賫命內司優給祭需異恩也繪事詩律未
嘗着意而乘興揮灑妙埒專家世謂公有鄭虔三絶
配郡夫人豐川任氏踈菴先生叔英之孫而贈吏曹
判書暈之女也婦德無缺宗黨稱仁卒於戊辰七月
七日壽年三十八葬祔公墓繼配羅州丁氏學生時
敏女公有二男五女男長陽平君檣爲伯兄花昌君
後次西平君橈女適成胤長尹師龍崔邦瑞金夢祥
尹慶曽陽平有四男二女男益兼縣監益濈直長益

烈叅奉益煦女適林彭夏崔台衡西平有二女適尹光選金尚孝庶女三并幼取益烈爲子余與公同出穆陵不甚踈也而不及識公今西平以公墓道之銘見屬義不敢辭謹按狀擧其畧系以銘曰

宣支三世篤有懿行慕親敬昆匪學而性地則貴介操維韋布七絃在床有柔樽酒烟雲滿紙松雪龍眠適意斯可奚業之專千古在前衮衮興衰貯以腹笥鉅細罔遺凡今學子疇及公博維楊有原降䰟攸托峙銘詔後永刼不泐

泰仁縣監贈吏曹參議李公墓碣銘

李國姓世宗莊憲大王第二子璵別封廣平大君大
君生永順君溥以高才茂勳爲宗室祭酒自是以後
世有名德先于家乘蓋自廣平沿而下之至公爲十
世矣公幼而失父母每上塚攀樹哀泣伯兄議政公
夫人魚憐而育之及長事魚如事母德器完厚嗜書
如飢渴時西溪朴先生退居楊州石泉洞公造門請
業先生甚重之遊先生門者多英俊士而至其見解
超邁精思獨得罕有及公者爲功令文亦思致渙發
一洗近世腐陳庸靡之習乙丑喪邉孺人身世益煢
然先生乃延置甥館不嫌其孤貧人或異之先生笑

曰欲擇賢壻豈復有踰此子者公遂結茅于溪南以
居其自號溪南散人以此伯氏議政公屢按外藩公
輒隨之擇靜室閉户讀書外人殆不知其面爲何如
己卯中司馬癸未遭師門喪行心喪三年乙酉除翊
衛司洗馬以師誣未伸不肯仕適有親嫌遆丙戌除
敬寧殿叅奉移翊衛司副率時議政公叅書筵故有
是除桂坊官叅書筵自公始公旣登筵景廟俾公陳
文義公辭謝仍有所陳說他日謂公子因副率言乃
知讀書法李叅判正臣在玉署將䟽薦公俾叅經筵
趙相國泰億掌銓又欲擬諮議公堂兄叅判公濟語

两公此弟爲貧屈志今而若此是使之餓殺兩公乃止遷廣興倉主簿不隨衆用剩穀悉以補逋縮移户曹佐郎以嫌遆除宗簿寺主簿移工曹佐郎凡公所莅皆清愼守法人無敢干以私除龍山縣監又以嫌遆復除工曹佐郎陞正郎辛卯出監泰仁縣甫下車感恵大著豪强歛迹相戒無或犯公法其决獄尤稱神明道内有疑訟皆歸公公爲剖析皆當於理公素有病至是轉劇告終于官舍壬辰七月二十四日也九月歸葬于廣州光秀山員子之原邑民攀車涕泣數十里不絶盖嘗觀於人卓犖奇偉之士少貞確縝

窩之操忠孝惻怛之人乏陳亮通達之氣公則兼有其長外若芒芒而中實昭昭勇於服義而不顧人之非笑古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者公殆其人歟家甚貧寒不授衣竈不時烟亦晏然不色憂見服用華美者睨若塵土其出入城中多騎草驢在南邑有女當婚家人請造硯匣鞶鑒不許曰無硯匣其不得嫁女乎伯氏議政公歷踐兩銓晉宅百揆以公貞介絶俗門庭落然乃無人客往來迹聰明絶人與人論經史或連數編應口誦其於李白詩乃至終卷誦不錯一字我朝先輩如任疎菴號稱有記性未知比公果何

如耳文才甚高詩尤警拔惟其病也不能學以充其
才公既自惜而知公者亦無不為公惜也於書酷愛
歐顔結構端妙人家墓道之刻多出公手其於顔蘆
之藝初不屑為而或因漫興揮灑具眼者驚以為奪
天工嘗手寫師門眞蹟于家物理細大靡不講究尤
習於喪祭禮内外親凡有禮節之疑晦皆就公質晩
就蔭仕非公素志每歎曰使我有數畝薄田庶從吾
所好公諱濂字景周曾大父諱厚載僉知中樞府事
贈吏曹判書大父諱廻司諫院獻納贈左賛成父諱
重輝錦山郡守贈領議政三世推恩皆以伯氏議政

公貴也母贈貞敬夫人安東金氏安豊君栢谷得臣之女公前配黃州邊氏其世閥德行具載於西溪所撰墓文斯可以百世不朽矣繼配潘南朴氏即西溪先生之女見識高朗仲兄定齋公每恨其不爲男子嚴於辭受之節荊釵布裙處紈綺珠翠之間而不怍不沮斯仲由之所並能者斯可以配公德而無愧矣曰縣監宋煒妻前出也曰僉正顯弼曰尹勈徐命宅妻後出也戊申用顯弼原從功贈公吏曹參議前後配並贈淑夫人顯弼曾擢別試文科旋拔榜竄西塞不以其身之坎壈顛躓爲戚戚公事行掩翳不彰以

紹正學直道光于史乘贈謚文康又二傳而爲司宰
監正諱應川贈左贊成先生之曾祖也祖諱東善議
政府左叅贊贈領議政謚貞憲考諱烇吏曹叅判錦
洲君贈吏曹判書謚忠肅妣貞夫人楊州尹氏觀察
使安國女先生以己巳八月十九日生於南陽府幼
喪忠肅公又經兵難踰十歲始受書於仲兄承旨公
見解多透徹己丑遭尹夫人喪哭泣哀毀三年不食
菜醬顯宗庚子登司馬仍魁增廣試例授成均館典
籍歷禮兵曹郎轉司諫院正言論大司成李殷相輕
佻不合師儒之長又論金佐明不宜以中批超擢徐

判書必遠貽先生書曰不意衰世有此議論他日史
策將謂國有人癸卯除司憲府持平又論都承旨任
義伯當路滋不悅甲辰選入玉堂連除修撰校理冬
承命廉問海西還復入玉堂選知製教上怒銓曹忤
意特罷判書金壽恒諫官儒臣相繼論執復相繼見
斥先生曰言事者唯知分疏被譴人不言上躬所以
失遂致紛紛至此乃草劄論之上怒為霽時因校理
金萬均疏避北使爭端大起先生在館有所左[illegible]
此謗議囂囂丙午上幸溫泉在道疾驅侍衛軍卒多
顛仆至有殞斃者先生陳劄陳戒上嘉納焉秋為北

道兵馬評事翌年以修撰召還上慼旱求言先生應
旨陳疏殆五千餘言請革侵隣侵族之法均公賤役
而罷訓局合於御營備陳四善四不善又曰裕財在
節用節用在絕浮費絕浮費宜自宮中先其言明白
剴切識者韙之亦恨其不見用於世也東宮將講小
學上以諺解句讀多艱澁不雅命玉堂改定諸僚憚
不敢當先生以為諺解之誤由於註說之失遂并註
說而辨駁以進上命儒臣就質於宋尤齋時烈尤齋
亟歎其所論之的確今所行新本諺解即先生所定
也戊申歸石泉築室種樹為終老計連除三司春坊

皆不赴秋除吏曹佐郎以久違朝命特命拿推差赴
燕書狀官凡山川道里及地名我國人流傳多誤先
生考据舊誌參以居民言多所証正値上元節夜與
正副使出街觀燈及東還臺官有宿憾於正使者藉
是而逞旣叙連除校理獻納銓郎皆不起出監通津
縣歲飢盡心賙賑朝家使各邑按籍只哺民之土着
者流丐擯不錄先生曰活民斯急奚用區別一境遂
無餓死者衙舍隘陋爲捐俸繕治不煩民毫髮
歡樂辛亥內還爲獻納徑歸石泉連除司諫應教司
僕正輔德執義等官幷不赴癸丑秋除奉常寺正時

遷奉寧陵以都廳受敦匠之命曉起晏罷獘省事辨
病適自是七年之間屢除三司間為宗簿寺正客陽
府使皆不起庚申為應教陳辭疏上賜別諭曰爾之
恬退清苦之節近所罕有予嘗嘉奬每欲招致於朝
廷而遜辭懇款不肯就命不得挽回爾心予尤恨焉
追玆新授特降心腹之誥深示虛佇之意爾勿固辭
從速上來先生疏謝言緣病而蒙恬退之褒因貪而
被清苦之奬竟不起冬陞資除承政院同副承旨仁
敬王后昇遐先生入謝恩命得適便歸自此先生之
跡遂絶於城中矣辛酉以後除公清道觀察使司諫

院大司諫弘文館副提學吏曹參議或至再除三除而皆辭遞己巳中宮見廢而應教公疏争受拷甚酷仍有島配命先生馳省於獄下從至露梁見其創甚乃與之訣曰向也或冀汝之回生今則已矣死生之際須自從容應教公敬對曰唯及其死載以素車返葬于東岡自此朝命久不及甲戌夏因筵臣言賜食物俄特旨擢户曹參判乙亥又擢工曹判書尹相國趾完論薦也屢除參賛大司憲漢城府判尹兼知經筵事弘文館提學戊寅入耆社己卯因筵臣言加崇政階先生再疏懇辭又拜禮曹判書中樞府事忠肅

公例當加贈子弟以爲請先生曰吾先子既用勲名有贈官矣寧可以吾老職而加贈虛秩掩朝家紀績之榮哉不許庚辰爲吏曹判書六疏得遞壬午撰白軒李相國碑文直斥宋尤齋不少回護於是衆怒如火將疏論而慮不足以竦動天聽乃擧先生所著思辨錄以爲是嘗凌侮朱子故先斥尊奉宋子之人請罪其人而火其書上果入其言命削官門黜臺啓隨請遠竄竄湖南之玉果縣先生將舁疾登程李公寅燁疏言某之高風峻節足以振厲衰俗况𢎥輔之所樹立如彼卓卓傳云子文之後猶將十世宥之豈以

叅輔之節不能保其父上乃寢前命先生旣歸苐疾益劇屬纊日謂左右戒將死何不設席以待遂舉扶出遷于廳事而沒癸未八月二十一日也壽七十五用是年十月葬于宅後百餘步乙坐之原兩夫人祔焉先生敦厚精確無一毫虛僞其爲學一以忠信爲本嘗言忠信者人之所得以爲人苟不忠信將無以爲人可不念乎讀聖賢書句以推其章章以推其全旣得其意又反復之必期其犁然融會故其有篇簡之錯亂字句之脫誤昭昭若黑白之易辨其所著思辨錄雖多發前人所未發而平易樸實不求奇奧嘗

曰晦庵用意過深初非未及見到今之學者因其起疑便謂晦庵未達其旨則是不知晦庵者又曰吾所著說誠或有異同於先儒者雖然此莫非幸生程朱後向無程朱子在前孰知此物之為何狀又曰夫以七十子之服孔子而子路之言至謂子之迂也古人於其心之未契者不憚極意辨論不如後世人不問義理如何只察言語之末以為驚恠者也又嘗曰漆園見道最精有非諸子所及其支解縷釋一節妙一節惟恐一滴之或漏天下之理若無以易此及觀孟子則一言盡之而有餘彼連簡累牘索性竭論者揔

歸支蔓此為正道異端之別又曰如論孟中語無非切實於人生日用人莫不讀之而不知取用於已乃以為學問則別有其人非我所及豈不異哉又謂門人曰欲業文藝者讀書必先探究其義理既得義理其於文藝不求進而自進若但專意記誦雖於文藝亦未見其能成又曰吾讀書不多而惟能深思默究洞見古人之心故能以少敵多無他人不能精而我能精故耳又嘗曰天之生斯民皆有其職若小民之怠業不能自食士大夫之不事其事自以為高致者皆天之棄人也又曰凶德有二傲與隋也傲者忤於

物隋者害于身又嘗有取老莊書以為其說道理往往精至為之註釋其解老時不出於薛考功集解蓋先生未及見其書而能偶合如此若南華則前無古人後無能繼其可謂天授神解者歟文章簡潔雅健尤長於論辨其見人文鑑別如神嘗言見人文而不能辨其為唐為宋為明為近世雖謂之無目焉可也所居石泉地甚磽瘠每春夏之月與荷鋤負耒者同其勞苦不足則賣樵又不足則種梨栗杏桃以助之嘗自為西溪樵叟墓文以記其事南夫人生二子長泰維文科持平在家孝悌立朝剛方卒擯于朝竄逐

嶺海而死初娶叅奉金夏振女生一女適承旨李德
孚後娶士人鄭勔女生二男彌基彌謨次叅輔文科
壯元弘文館副應教文學才識抱負甚大已巳抗言
得死殿陛下娶右議政完南府院君李厚源女生二
女適進士李德海先生命彌謨爲後鄭夫人有一子
二女男叅翰縣監初娶李喜重女生二男一女男彌
遜餘幼後娶黃植女女長適縣監李瀗生一男二女
男顯彌僉正女幼次適校理金弘錫生三男一[illegible]并
幼側出女爲呂必建妻先生嘗以爲三年上食非禮
命於身後勿從俗行之惟於朔望設殷奠以復古禮

其言曰既葬卒哭正設之奠且徹則下室之饋獨安得仍存以至三年之久凡喪未葬從其生既葬從其死此聖人設法所以能盡乎死生之大變今輙廢[illegible]可乎及先生沒諸孤遵雅意不行上食於是鄭澔等以爲背禮違俗搆罪遺命與承遺命者齗齗不置惡毒之於人其亦甚矣然德壽弱冠之年遊於先生之門先生奬掖備至今忽忽四十餘年矣白首乃無所成有負先生訓廸之盛意今鄉基以隧道之銘見托俛仰今昔慨然永歎輙記官閥世次附以平日緖言若其細行有不暇悉載云銘曰

孟軻氏有言富貴不能滛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求之於千載之後其能彷彿乎斯言者其惟先生乎盖先生深悦七篇之書以為不自知手舞而足蹈意其必有氣味之相合而口有所不能道至其研聖賢之旨而發揮乎賓抉雲漢之章而辭理醇潔則上下數百千年又未見先生之比若然者向吾所謂天授而神解者孰曰失其所擬噫人如伯淳斯亦可矣解經不同寧非其說彼嚾嚾者請戢其舌水落之原燭天其紫胡不其式先生藏于是

西堂先生集墓碣銘卷之一